

蕉風

月刊 329期



BULANAN CHAO FOON

OGOS 11
KDN 0143
ISSN 0126-6
M \$ 1.00 SENASH



蕉風 月刊

BULANAN CHAO FOON * THE CHAO FOON MONTHLY

編輯人：姚拓／白堊／梅淑貞／紫一思／張瑞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g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g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 singapore berhubung dengan: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g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s,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malaysia. tal: 48180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malaysia. tal: 4660

ISSN 0126-6608 * KDN 0142/80

定價馬幣一元 * m \$ 1.00 senaskah

戲
劇
專
題

- 55 樂 冰 ■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 69 張 瑞 星 ■ 曹禺・「王昭君」
- 72 張媚兒譯 ■ 舞台上的大師
- 79 眉 嬈譯 ■ Tom Stoppard 著 ■ 你在這裏幹甚麼？
- 82 可 樂譯 ■ Satendra Nandan 著 ■ 劇作家巴特力・懷特
- 90 秋 鴻譯 ■ 伊恩尼斯哥的戲劇世界
- 94 樂 冰譯 ■ Shiv K. Kumar 著 ■ 印度舞台的傳統與現代
- 98 陳 鴻 洲 ■ 馬來現代劇的發展
- 100 陳鴻洲譯 ■ Johan Jaafar 著 ■ 乾風〔第二齣〕

117 辛棄文輯 ■ 風聲

118 編 輯 室 ■ 風訊

封面 柏嘉栢攝影作品

蕉風月刊

■ 第329期 / 1980年8月號 ■

目*錄

小說	狂人之日 ■ 張 貴 興 水流花落 ■ 魏 斯 沙穴 ■ 洪 泉	4 15 20
詩	Last Spring ■ 梅 淑 貞 我必須 ■ 林 燕 何 航向南中國海 ■ 冷 燕 秋 創痛 ■ 艾 文 人們 ■ 宇 禾	34 36 50 52 54
散文	公羽介的散文 ■ 公 羽 介 山窮水盡 ■ 陳 蝶 第一個五十年 [人間集] ■ 梅 淑 貞 技能科老師 [閒思錄] ■ 黃 潤 岳 拈來 ■ 莫 邪	37 40 42 44 49

狂人之日

第一帖：狂菓

他披散一頭亂髮，把鞋子拾在手中，喁喁獨語，低頭，偻偻的身子，一隻手攙着一根手杖，蹣跚橫過一條正在烈日下洶湧而憤怒地咆哮的大街。一輛汽車風馳電掣一般地從他身旁穿過，震耳欲裂的車笛，囂張而理直氣壯，驚醒每一個炙酷且昏睡的角落。他霍地在馬路中央停下，舉起手中一雙鞋子，用力向那逐雷而過的機械扔去，聳肩，手杖往它消失的方向刺出，破口咒罵起來。

是晌午時分。他的影子惶然蟄伏在他的腳下。路人開始駐足觀看，竊竊私語。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六個、七個，漸漸增加而成人潮洶湧。他繼續不停地咒罵，手杖上下飛舞，全身激烈地扭動起來。人潮中有人開始喝采。他忽然變得異常興奮，怪叫兩聲，縱身一跳，在馬路中央手舞足蹈，搔首弄姿，唸咒一般地唱起歌來。人潮中有人開始頓腳怪叫，拍手歡呼。他越發得意，就把上衣脫下，拎在手中，露出一身嶙峋的瘦骨，吼叫、扭腰、全身擺動。口哨聲四面八方響起，他仍在若無其事地舞着、跳着、叫着……

「小娘，陪俺來跳舞咧！」

他忽然停下身子，跑到一位女生身邊，吼叫道。他不由分說，一手抓住女生的左手，把她拉到馬路中央，十分興奮地漲紅了臉，臉上的肌肉一上一下擰跳。

「啊——」

女人喉腔中的小喇叭，奏出一聲緊急訊號。

「哈哈嘻嘻——」他仰天大笑，牙齒忽然跳了出來，睫毛上下的皮肉向眼睛擠去，一下子淹住了兩隻瞳眸。

人群中衝出幾名大漢，還沒有等他笑完，就已把他揍得倒地不起。

他開始昏睡在地上；人潮開始逐漸退下。街道恢復一片死寂。

第二帖：狂種

美美黑色的眼睛就像一座暗無天日的牢獄似的，可以把每一個男人的靈魂都關進裏面去，而大成面對這雙眼睛時，失落得尤其厲害，他已經被美美的眼睛判了無期徒刑。就從大成第一天見到美美開始，大成生活裏的每一首插曲，都要美美在一旁爲他打節拍，也只有美美，大成的人生才慢慢奏了起來。美美的頭髮也是黑色的，當然，這是沒有問題的；如果美美的頭髮是短的，美美看來就會很清秀、很爽麗。可是美美留了長髮，所以美美看來就更神秘、更成熟了。他第一次見到美美時，她已經長髮披肩，灑着一頭黑幽的瀑布了。所以他沒有辦法想像短髮的美美是一副甚麼樣子，也許真的會很清秀、很爽麗，也許不，也許！當然，那是一定的，一定的。美美說的每一句話，尤其是對大成說的每一句話，大成都會把它們當座右銘一樣仔細斟酌，小心體會，然後把它抄進筆記本，再從筆記本抄進日記中，再從日記中慢慢推敲，慢慢研究。如果美美說了一句對他很有讚美意思的話，他會興奮得發瘋，整天唱歌，整天嘻哈，整天都活在飄飄然中，連午飯也忘了吃。如果美美說了一句對他頗有埋怨的話，他也會內疚得發瘋，一個人坐在圖書館中，從早上到晚上，不說話不走動，腦子裏甚麼也不想，就只想著美美那一句話——美美那一句話，到底嚴重到甚麼程度？他於是把那句話一字一字分開剖析，推測那一字與一字之間的相互關係，然後再把它們以多種不同的結構重新組合起來。直到圖書館關門，他還是不走，甚至會恐嚇那一

位勸誘他的管理員，等人家管不得把他鎖在裏頭時，他就用腳踢大門，待門打開後，他會瘋狂地竄出去，再找一個幽靜的地方坐下來，慢慢地再想、想、想。

「許大成，我一向很疼你，因為你一直是我們系裏的高材生！」帶着金邊眼鏡的主任以一個龐大的身影向他走過來，「可是你看看你這個學期的成績，幾乎已經達到了三分之二課不及格的邊緣！你好好努力吧，這種成績，很有希望被開除的，你知道嗎？真發生了這種事，許大成，我也沒有辦法庇護你。」

美美走起路來，不管好不好看，端正不端正，許大成發覺自己的雙腳，就要亦步亦趨地跟着她，追踪着她，追踪着她，好像是她手上鎖着的一頭獅子狗。美美身上有一種似水的魅力，可以不停地洶湧瀉出去，凡是走過她身邊的人，都要給她澆濕一身。許大成也知道，喜歡美美的男人，豈止他一個，簡直像蝗蟲一樣多！這些蝗蟲甚至可以爲她死，爲她瘋狂，爲她捲起一場災禍。而許大成只不過是幾萬幾億隻蝗蟲裏面的一隻罷了，誰會注意他呢？就連美美，他雖然盡了一切能力接近她，討好她，可是美美到現在還不大叫得起他的名字。他真是傷透了心。他天天爲美美操心，頭髮幾乎就要白了，也許真的已經白了。大成心情較好的時候，就會拿起梳子梳頭髮，偶爾就梳出一根白頭髮來了。大成就固執地以爲，這一根白髮，一定是爲美美而白的，只要這麼一想，心裏就好過得多，甚至還會有一種奇怪的甜蜜的感覺。雖然喜歡美美的男人這麼多，可是誰會像他一樣，爲美美白了頭髮呢？沒有，一定沒有這樣的人。大成想到這兒，心中更高興了，渾身不禁顫抖起來。有這麼一天，他終於下定決心，做一件別人從來不會做過的事，而他真的做了，說出來，恐怕會令人嘔心不已。他開始把自己的白髮一根一根收藏起來，等到數目相當可觀時，他打算把這些白髮捏在手中，走到美美面前，把白髮一根一根細數給美好看，然後說：美美，妳看，我爲妳白了多少根頭髮！許大成想到這兒，不禁噤噤怪笑起來。

「大成，你這些日子是怎麼了？怎麼整個人都變了樣？你到底有甚麼心事？爲甚麼不告訴我們？」

「還有，你看看你上個學期的成績！你是不是要被學校開除？你說？你大一大二時功課不是好好的嗎？上了大三，怎麼變了樣了？我勸你勸了多少次，你怎麼都把我的話當耳邊風？」

「老頭子，你少罵他幾句行不行！大成，你說話啊，你要知道，我們天天都在替你操心……」

「操心？操心有個屁用？哼，你又不是小孩子了，也不替自己想——」

「老頭子——」

「你是不是還在恨我們當初要你唸電機系？你恨？好！你恨！你恨我們！你恨我們！」

「老頭子，你發甚麼瘋？」

「你抬起頭來，你不要在我們跟你說話時，老是把頭低下！你不敢看我嗎？我告訴你，你好好唸書，下面還有弟妹靠着你呢！」

「老頭子——」

「孽子！」

要見美美一面，還真不是容易的事。要跟美美談幾句話，更是難如登天了。美美又不唸本系，她唸的是中文系，大成就是在選修中文系的課時認識她，然後就變成美美的一個最瘋狂的追逐者。瘋狂？豈止瘋狂，簡直到了神經錯亂，萬念俱滅的地步。美美對待大成，始終不冷不熱，不慍不火，好像大成這個人，存在不存在，都跟她沒有太大的關係。大成可不一樣了，他怎麼受得了美這樣對他？有好幾次，他鼓起勇氣和她說話，大成總覺得她的話，冷得像冰一樣，他有再大的熱情，也會被融化。有時候她的話中藏着一兩點挑逗，把大成的人弄得癢癢的，更叫他死心塌地和縈繞魂夢了。美美真是可恨，大成恨不得深夜暗地裏把她綁架，然後把她帶到深林中，強迫她和他成家，要是真的成功了，真是說不出有多浪漫。可是大成每一次一見到美美，甚麼企念都沒有了，餘下的一點，只是一顆焚燒得痛不欲生的心，好整個人，整副身上的骨架都像要散開來。大成總共嘗試過美美兩次，都沒有成功。第一次是在下課時，他管不得美美身旁坐着多少個男孩和她談笑，就低着頭，冒冒失失地走過去說：「美美——」

美美和其他男孩瞪着他。

「我要請你看電影。」他開門見山地：「今天晚上，七點，國都戲院。」說完把早已訂好的戲票，不由分說，塞到她手中，也不等她開口，轉身離去。那副神態，就像一個鬥牛士一樣令萬眾瞻仰，真忍不住叫人替他喝采。美美身旁的男孩早把眼睛睜大了，論起追女孩子的勇氣，有誰比得上剛才這位仁兄？連大成都不禁為自己驕傲起來。他在教室外面轉了一轉，回到自己的座位上時，那張戲票早已端端正正地躺在桌子上。大成幾乎洩了氣。他遲疑了一會，把戲票拿在手中，

走到美美身邊，這次一句話也不說，粗鹵地塞到她手中，可是大成還沒有轉身離開，那張戲票已在美美手中「嘶」地一聲裂成兩半了。

「大哥，我明白你，你雖然不肯告訴爸媽你的心事，可是我知道，你在爲愛情煩惱！對不對？哼，你不回答我，就是默認了！唉，搞甚麼戀愛嘛！要是我啊——哈，我只會跑到一個男人身邊，問他：你要不要跟我結婚？要的話，把身分證帶在身上，我們這就去登記——」

「二姐，妳錯囉，大哥是在爲功課擔心啊！——」

「三哥，這更不對了，大哥不喜歡噏電機系呢，是爸媽硬要他唸的——」

「大哥，你到底有甚麼心事？」

第一次約美美鬧出笑話以後，大成不但沒有約束自己，反而變本加厲，表現得更熱烈了。他最看不慣那群對美美嘻皮笑臉的瘋狗，那群蝗蟲，他真恨不得把他們一個個捏死，等他們嚥下最後一口氣以前，他就會告訴他們：傻瓜！美美是我的，任何人也不可以動她一根毛！咯咯——大成露齒尖笑，雙眼眨動，兩根眉毛一上一下擰跳。那一窩小兔崽子，憑甚麼也垂青美美？別說來世，就算輪到第一百零八世也沒有他們的份。大成每次看到一個男孩子和美美談笑，心中對別人的怨恨就增長一寸，對自己各方面的顧忌就縮短一分；美美對一個男孩子稍微做出一點親熱的舉動時，大成的心就像同時被幾千幾萬支針扎中，扎成行走的刺蝟，上下撞擊，五臟俱痛——就是這隻多刺的動物，一直使他坐立不安，憂心忡忡。他要在自己的胸內狩獵，擊傷自己，消滅那隻危險的動物。美美。美美。美美不是刺蝟，美美只不過是一隻美麗的狐。一隻活了一千年，喜歡躲在窟中對外訕笑的妖狐。而大成和她比起來，只不過是一隻小鷄罷了。大成每次想起自己在她面前那副左不是右不是的窘態，就會突然把頭埋在桌上；雙手用力猛打桌面，哭笑皆非地吼叫嚷鬧個不停；比較嚴重一點的話，他則用雙手猛擊胸部，歇斯底裏地叫得喉痛音啞。那副模樣，簡直比一隻戰敗了的暹羅鬥魚還要絕哀。大成的疑心又比甚麼都重。美美如果對他笑，他又懷疑那不是在对自已笑，彷彿美美是一隻幽魂，在對他身後另一隻魅影陰笑，大成總沒有辦法覺得那是一種好意的笑。大成想到這兒，忍不住用拳頭猛敲自己的頭部，打得自己疼痛得用力咬緊牙根，低聲呻吟起來。萬一他對美美笑，而美美卻又不理睬他，他就會跑到四五層樓建築物的天台上，站在天台外的邊緣，厲聲狂嘯，一待有人發覺，他就急忙從天台上三步兩步的鑽下去，躲到廁所中半天

不敢出來。大成第二次約美美時學乖了，他乘着美美身旁無人時，一個箭步跨到她的面前，身子微微向前傾斜，兩粒眼珠上下左右滾動，壓低聲音急促地道：

「美美，今天——今天晚上有空嗎？」

「……」她莫名其妙地：「幹甚麼的？」

「我——我想約你看電影——咳——」他雙手不停搓着，左右環顧。

「嗯？——沒空。我沒空。」

「明——明天呢？」

「明天也沒空。」

「後天呢？」

「後天我有約會。」

「周——周末——」

「周末我要洗襪子。」

「洗——洗襪子——」

「對，洗襪子。洗我的襪子，洗我爸爸媽媽的襪子，還有我弟弟妹妹的襪子。」

第三帖：狂劍

他睜開眼睛，巷口中微弱的夕陽光一劍一招向他刺了過來，他翻過身子，背向殘日，避開那一片劍光，驀地有一種逃出戰圍的快感。下面那個世界都在交戰中，不錯，下面那個世界正在互相殘殺。他用兩手支撐身子，慢慢坐起來，身子每一根骨頭好像被人砍斷了幾段，劈里叭啦地隨着他的移動裂開、粉碎。剛才那幾個傢伙真狠，拳來腳往的就把他打得全身青腫，呸！那一日俺再碰到那群野狗，一定要讓他嚐嚐大爺打狗棍的厲害。他抓起身旁的手杖，颯颯撲撲的就在空中刺了幾招。他用手杖支撐軀體，從地上躍起來，喋喋地低聲冷笑。巷子中有幾個孩子正在玩耍，看見那個睡着的怪人醒過來傻笑，覺得好玩，又哄又鬧地朝他圍了過去，拍手大叫。他看了看巷子，竟不知道自己在甚麼地方，大概自己被打昏後，被人抬到了這兒，他赤着腳，光着上身，攙

着手杖，一手撫摸着亂髮，一搖一擺地走出巷子。孩子們開始用空罐子朝他身上扔去，用巷子上存積着的髒水向他潑去，把他當玩具一樣這兒捏捏，那兒拉拉，膽子大的，就伸腳踢他的屁股。他驚地站着不動了，沉聲道：

「小子們不要欺大爺太甚，大爺出道時，小子你們的爹還在娘胎中打滾呢！看劍——」

那根手杖突然離地，一條蛇一樣在空中飛舞起來，把那群孩子嚇壞了，「哇」一聲逃得無影無踪。巷子中少了一群小老鼠的橫行，馬上寂靜下來，餘下那頭餘威仍存的老貓，一步一步繼續朝巷子出口走去。他發覺肚子中有一隻青蛙在歌唱，吟頌的不是美好的月色，也不是池水的寧靜，而是他空洞的小肚中，那美麗而宏大的回音。已經一天沒有進食了，今夜吃些甚麼？總不能又挨餓吧。挨餓又有甚麼了不起？早已經不知道餓過多少日子了，難道這一次就會餓死不成？他搔着頭，不斷地怪笑。那一次他偷人家的水菓，真是神不知鬼不覺，那個禿頭的小販，看來真應該回家去打瞌睡了。可是有一次他偷別人的油條，還不是給人家看到了，幸好他逃得快，沒有給人抓着，不然可就有好看了。他又不禁嚟嚟怪笑。此時四周忽然響起了一陣吵雜聲，好像海濤似的洶湧澎湃，一下子塞住了他的耳朵。原來已經走出了巷子，來到大街中。街道的兩旁，橫七豎八地擺着各式各樣的小攤子，人群在燈光中像潛水人似的浮來漂去，使人意識到那彷彿不是人的世界，而是一隻大魚追逐一隻小魚的世界。他左右睨着，鼻子也嗅到了那些廉價的香味，肚子餓得更是一聲咚咚。他吞了一把口水，右手緊緊握住手杖，恨不得把面前的引誘一劍削去，剷走那一片歡欣。他身旁有一個小販在賣肉包子，那白皙而熱氣騰騰的一堆肉包，把他看得肚子的空洞又擴大了。月亮開始在天邊雲遊。再幹一次？反正肚子已經餓到了一種可以原諒這種行為的程度。是的，沒甚麼大不了，既然沒有人可憐大爺，而乞食是大爺雖餓死也一概不幹的餓事，觀音、上帝、阿拉，不管甚麼神也會對我略施慈悲，何況一個小販？他四面看了一回，身子挪向身旁的小攤子，伸出左手往肉包堆抓去，口中也不住怪叫起來，那種虛張聲勢的強盜作案法，把那小販也嚇呆了。他抓到了兩個包子，轉身就向剛才走來的巷子遁進去，一面怪聲嚷叫，活像一隻妖魔。小販身旁竄出一個青年，一聲「別逃」就向他追去。他一面走一面啃咬包子。管他追，他就算追到了我，包子也落進了我肚子，難道要我剖腹不成？忽然巷子面前出現了兩條身影，搖搖晃晃地向他走來。他禁不住打了一個寒噤，月光下看來，那兩條身影真像兩隻立地而行的野狼。身後此時傳來一個

急促的聲音：「抓賊！抓賊！別讓他跑了！」那兩條身影驀地增大了數倍，向他撲了過來。他嚇了一身冷汗，真的就把他們當成了兩頭狼，揮動手中的木杖，向他們進擊，口中僵硬地叫着一些妖怪才有的召喚。他的手杖忽然揮不動了，不知何時已被面前的兩隻怪物握牢，背後又有人抓住他的肩膀。他發覺自己活生生地被人捕獲。前面兩隻怪物現了面目，是兩個巡警，十分威嚴地厲聲責問。他不管是不是在責問他，使盡力氣，低下頭，彎下身子，張開口，把左手的另一個包子塞進嘴中，喘着氣又嚼又吞進肚中。

他被抓到派出所關了一夜。那一夜對他來說真是說不出有多漫長，他感覺自己孤獨得像森林中一隻獨來獨往的獸，唯一的逍遙是嗅着自己的足印來回走動。那一夜他就在狹小的房獄中不停走動，從牆壁這一段走到牆壁那一段，一面喃喃地低聲自語，兩隻手來回比劃好像在向人講述一個驚心動魄的鬼故事。月光從小窗口以全速瀉了進來，隨着夜的加深和月的移動，那一塊跌落在地上的四方形月光，也漸漸開始往上移動，移動，移動。他低下頭來回走動，忽然發現那塊月色正照在自己的赤腳下，他整個人呆住了，停在那兒，讓一塊銀色地氈蓋在自己的腳上，那真像一簇白色的青苔，正從地上蔓延開去，而他的腳彷彿已在那兒站了幾千年，它於是從地上繁殖到他的腳上。他怔怔地看着自己的雙腳。腳趾甲已長得伸出了腳指頭外緣，裏頭不知塞了甚麼千年污穢，十分寶貝地蟄伏在那兒。他忽然用雙手掩臉，低聲哭泣，身子慢慢蹲了下去，嗚咽得更加厲害。月光逐漸從他的腳上爬上他的肩膀，又從肩膀蔓延到他的臉上。他已經開始嚎啕大哭，他一面哭着一面轉頭望向外窗，看見月亮正掛在外頭，他停止了哭聲，瞪大眼睛望向窗外，咯咯咯地笑起來。他整晚蹲在地上，笑笑、哭哭、唱唱渡了過去。

第二天他被放了出來。他走在街道上，忽然發覺手上少了一樣東西——手杖！手杖呢？他於是不停地在街道上走動，徘徊、徬徨、搗胸大暈：

「我的劍呢？你們把我的劍弄到那兒去了？劍！我的劍呢？那是一把好劍，那是一把寶劍，那是一把名劍！你們知道它殺過多少人嗎？你們——天呀，我要把你們統統宰掉！劍！劍！我的劍呢？……………」

第四帖：狂生

大成已經漸漸對自己和美美的事情感到怒火中燒，他開始有強迫美美和他一起墜樓了結此生的狂想。他忽然開始寫一些瘋狂的曲子，深夜的時候寫，上課的時候寫，蒐集了一大疊創作曲，拿到隔壁那個會彈鋼琴的女孩手中，要她日夜不分地彈給他聽。「這是甚麼？」那女孩笑起來：「是你寫的嗎？哎喲！我看看——啊，哈哈，這是甚麼曲子？你學過樂理嗎？」大成一聲不響，從她手中把樂譜奪過來，說：「妳奏不奏給我聽？」女孩聳聳肩。大成把她拉到鋼琴面前，雙手把她推到沙發上：「妳好好坐着讓我彈給妳聽！」他掀開琴蓋，把樂譜擺在面前，十隻手指落雨一般瘋狂地掉在琴鍵上，恍惚真的如雨點爭先恐後敲打在屋瓦上發出連環錯雜的水滴。他整個人狂洩地搖撼起來。頭髮刺蝟地立起，恍如一隻兇獅，輝映着兩種動物的原始。女孩以手掩耳，說：「你瘋了！」

大成把樂譜向大廳四處拋去，說：「貝多芬萬歲！許大成萬歲！」他走到女孩身邊，向她扮了一個鬼臉，一擰一跳地離開。

「大成，我是你的好朋友，我不能看着你這樣墜落下去，你看着我！——我告訴你，美美那種女孩子有甚麼好？嚇？她簡直是一隻狐狸精嘛！她不去勾引你算好了，你爲甚麼要去惹她？你爲甚麼爲她毀了你的一生？你說？我知道你一直對自己不滿，我知道你所以變成這個樣子，也並不是完全爲了美美！你早對自己放棄了企望，你早就想把自己毀了！你早就不想唸書，你早就想離開這個學校，離開你的家庭，離開一切施予你的壓力！對不對，你告訴我！對不對？你搞戀愛，裝瘋弄傻，全是假的！你騙得過別人，騙不過我！我懷疑你可能根本就不愛美美，是你強迫自己去愛她，強迫自己爲她瘋狂，是不是？你這個瘋子！你爲甚麼作賤自己？你說——」

「黃國勝——」

「許大成——」

「你說的也許沒有錯，我可能是真的在裝瘋弄傻，我可能也沒有真正的在愛美美。我愛美美？哈哈！她就算值得我愛，也不值得我爲她瘋狂！哈哈——哈哈——」

「許大成！你這個瘋子！」

大成每天晚上開始走到美美家的馬路旁徬徨，開始時只是在那兒瞻望，後來乾脆向着她的大聲呼喚她的名字。美美跑出來，每一次都問：「許大成，你幹甚麼？」每一次大成都嘻笑地說：

「啊，來，我請你看電影！」每一次她都拂袖掩門把大成留在街道上。大成於是繼續呼叫，在街上似一頭狼一樣貪婪地徘徊。於是美美的哥哥出來了，爸爸也出來了，把大成像一條野狗一樣趕走。大成卻十分得意，臨走的時候還在地上翻了幾個筋斗。

「我會愛上美美？哈哈……我告訴你，我根本不爱她，從一開始我就知道我不爱不爱不爱她！哈哈！我許大成豈是這種人也！哈哈！……………」

「你爲甚麼裝瘋扮傻？」

「——咯咯——哈哈——」

他們都說許大成發瘋了。他們一個個交頭接耳，十分興奮地討論着這件事情。他們都說他是爲了美美而發瘋的。他們爭相打聽，然後冷言冷語地嘲笑。他們說大成已經變成了一個瘋子。他們說他是一個情癡。一個傻瓜。一條瘋狗。他們說大成真是沒有出息。沒有氣概。沒有膽量。他們躲在角落旁，在黑暗中露出白森森的牙齒，嘲笑，就好像他們也要隨着大成被抓進瘋人院。大成真的被關進了瘋人院。因爲他可以在人家上課時，忽然奔進教室，跑上講台捏住教授的脖子。他可以在教室旁尖聲怪叫。他可以站在最繁忙的馬路上，叫所有汽車停下來。他可以騎着腳踏車，專往人家身上撞。他可以在馬路上大哭，深夜時大笑……………。

可是他們說大成從瘋人院逃了出來，他們說他搶了院長的手杖，呼喊着消失在瘋人院外一片青色的野林中。那一夜林子中的鳥啼叫得特別淒涼，可是他們沒有聽見。

第五帖：狂路

他繼續尋找他的劍。對他來說，那柄劍幾乎是他生命的一半，沒有了它，就沒有了半個江湖。他開始從早上走到晚上，晚上走到深夜，深夜走到凌晨，凌晨走到早上，早上繼續走下去。他從馬路這一端走到那一端，街口走到街尾，有路走到無路，長巷走到死巷，他從有風的地方走到無風的地方，他的頭髮開始飛揚然後垂落。他從人多的地方走到人少的地方，從入少的地方走到無人的地方，他的呼聲開始時很激昂然後漸漸沙啞。他從陽光走進昏暗的地方，從昏暗走進黑暗的地方，開始時他還知道自己置身何處可是後來他已完全不清楚。

他無論走到那裏，無論碰到甚麼人，他都會問：「你有看到我的劍嗎？」

漸漸地，他說話的聲調，已經越來越含糊：

「你——你——有……有……看到——我——我的——劍嗎？」

後來，他無論在甚麼地方，無論見到了甚麼人，他只會抓住那人的肩膀，嘴巴一上一下地蠕動，甚麼話也說不出來。

最後，他不論看見甚麼人，只會低着頭，默默地從他們身旁擦過。

「哥哥！」一個小女孩在他身旁叫他。

他繼續走着。連頭也沒有抬起來。

「哥哥！是你！哥哥！……」小女孩繼續喊着，開始伸手拉他的褲管。

他拔起腳步，馬上鑽進人群，又從人群中鑽出來，無目的地走了許多里路，跑進了一間廁所中，在裏面把自己關了起來。他一進了裏面就想起那所獄房，小窗口外的月亮，還有自己月光下的腳。他環顧四周，廁所中只有黑暗，甚麼也沒有。他抬頭，看到了上面的懸樑。他呆呆地看着它，忽然掩臉痛哭起來。

第二天，有人把廁所中一具吊在懸樑上的屍體收了下來。死者頭髮凌亂，上身赤裸，眼睛十分狂暴，嘴巴張開，露出了慘白的舌頭，好像有甚麼要說的話，沒有說出來，卻都讓他一起帶走了。

水流花落

電話在黑暗的廳裏響了起來。

他醒來的時候，電話還在鈴鈴鳴響。他摸着牀頭的鬧鐘一看。四點三十六分。他翻了個身，觸着朝內睡着的妻子。電話還在鈴鈴的鳴響，在黑暗裏像遠方傳來的鈴聲迴音。

哈囉。

……

哈囉？哈囉？

……林奕軫先生……

我是。妳是哪一位？

我是……麗仙啊。

麗仙啊是妳。

嗯。

妳在哪裏？

K.K.

有甚麼事？

沒甚麼。想聽聽你的聲音而已。那麼多年了沒有聽到你的聲音。

林奕軫心中盪起一股激情。麗仙。她像當年與他在熱戀中一樣說，想聽聽你的聲音而已。他又聽到同樣的聲音說着相同的話。可是，在這凌晨四點四十分，他卻對那他感到陌生的聲音說——哪一位？

奕軫。

嗯。

我從美國回馬半年多了。現在才想到你。我在電話簿找到你的名字與電話號碼。但不很肯定是你。結果正是你。我不願去吉隆坡。我只好回來。

有個可以回去的地方總是好的。不像我，在這裏，像飄零的孤魂。你的那一位呢？

在睡覺，也許醒來了。電話響了那麼久。她又習慣早睡早起。

她——她好嗎？我是說，她跟了你，真的快樂嗎？

我不知道。妳既然知道我跟她在一起，妳應該知道，她跟別人訂了婚，爲了我而解除婚約的。那需要很大的勇氣。可是，瞭解另一個人的快樂與憂傷並不是件容易的事。就像當年我跟妳之間——。

如果當年你瞭解我——你從沒瞭解我。

也許——坦白說，也不是從未瞭解。至少，我們離異，是彼此間心有靈犀一點通後的意外。

也許不是意外。對你這樣的人，那算意外麼。

我怎樣的人啊？

我不知道。嗯。冷漠到近乎不近人情吧。

呵哈。所以妳問我，她——快樂嗎。

是的。不是的。我只是好奇，帶點不甘心，她能容忍你的冷漠。有人傳說你與她在一起。我不信。我知道她的未婚夫。怎會是她跟你呢。寫信回來問晴美。她說是啊兩個人都真正的在愛的樣子我看妳還是死心了吧過眼雲煙了。她說。那個人不值妳愛那麼深，他根本不是適合妳的男人。你知道，我很理智，我相信旁觀者清這句話——

我知道，妳是個理智的女人。林奕軫想起每次，他與麗仙造愛，她總讓他熱吻她，撫她，

讓他的慾餓在她身體滋長、焦慮、發酵。但她就是那麼平靜的躺著，直到他使她感到似乎從深淵中醒來，不知身在何處，她才輕輕摟住他，低喚他的名字，而他奮昂的激動起來。但她很快又平靜的躺著。麗仙後來告訴他，她有濃深的宗教信仰。她的宗教使她認為肉體的享樂是罪惡。她愛她的宗教。但是，我愛你。她最後說。

但是我回來半年多了。才能找回我平靜的心靈。才有勇氣打電話給你。理智平靜地聽聽你冷漠的聲音。突軫你知道嗎。我有時候想。你這個人的心，其實有兩層的，外層冷漠薄涼，內層才是你真正的心，要有人像彈琴那樣，彈觸起那些心弦。

……

她能嗎？我想她能。她一定是找到了你的心才放棄那麼多其他的——

我不知道。那應該是她和她的心知道的感受。

我會經以為我能。結果不。差點萬劫不復。

哈囉！妳等等好嗎。我點根煙。林突軫的激動已漸漸平靜下來。麗仙。這個女人。那麼多年了。多少年了呢。他在黑暗的桌子上找到了香煙和打火機。六年了吧，他吸了一口煙。麗仙。

哈囉。

突軫。……你知道。我不喜歡抽煙的男人。but, none of my business。

妳說過妳不喜歡。

她呢？她喜歡嗎？

她不喜歡。但是——麗仙。那麼多年了。還有甚麼約法三章甚麼盟誓呢。有時候我想，男人到最深愛女人的時候，就是不去碰她不去擁有她，那樣才能在彼此心中保存永恒的完美感覺。

最深愛女人的時候——呵哈。那我可不入選了。

不入選不入選的問題。我想人有理想也有現實。我在現實中追求我的理想。但我終得在現實中活著。妳是我在現實中遇到的人。我們像凡夫俗子那樣熱情的填滿對方的寂寞。那時我們都背負着一大般的寂寞。我們互相把對方拉出殼來，又互相墮入另一個殼中。

你並不瞭解女人。突軫。對女人來說那不是另一個殼。

那麼那是甚麼。

也不是甚麼了。我以爲我找到了我追求的東西。結果我沒有。那不是甚麼。

我不知道。我想，瞭解這回事是這樣的。如果瞭解並不能帶來愛與幸福的感覺，甚至反而把原有的一些感受也幻滅，那又何苦瞭解呢。

你永遠不瞭解女人。突軫。

……

呵。六點多了。你那邊也五點多了。

……。嗯。

去睡吧。免得你那位羅衾不耐五更寒。

醒都醒了，還睡甚麼。妳幾時來KJ？

歡迎嗎？

歡迎歡迎。妳這仙女肯下凡，是人間的榮幸呢。

去你的。你那張嘴還那麼愛胡說。難怪晴美說你自命風流，恐怕不是靠得住的男人。晴

美也結婚了。

孩子都有了把。

我也不知道。聽說她在台灣。——我要收線了。再見吧。也許不會再見面了也說不定。

世局這般動亂。美國還進入核子戒備狀態好幾次呢，雖然只是虛驚。只要一霎眼，我們這些人就死無葬身之地了，還在這裏窮酸煲甚麼電話粥，回首話當年的婆媽事，真是的。

妳那麼看開了。想來我也安心了。

你現在才安心？你不知道，在美國那些年，想你也想過了。恨你也恨過了。妒忌你那位也妒忌過了。愛別人也愛過，被人愛也被人愛過。美國這個地方——而你現在才安心——。

……

我真的要收線了。

好。……

……爲甚麼你不收錢？

……等妳先收。

沙穴

慶年獨自走在沙灘上。行走。已經好幾個黃昏。思慮。事情一直懸而未決。

沙灘上沒有其他人影，也沒有足跡。海浪一堆堆地捲入沙灘，一下子又退回，捲席並沒有堆雪或滄桑，看起來只是一種款情的形式而已，浪與沙之間不可測的深淵，似乎又非款情的事兒那麼簡單，它們之間存有兩種動作，吞嚥和嘔吐。浪與沙兩者共組鳴奏和演出，永遠地流浪，永遠地像個美麗與悲哀似的旅人。浪退之後又在沙的邊緣上張開口，深深的海浪之口，有點兒壯觀卻不堪回首，浪與沙之間的深口，慶年感覺到一陣莫名的墮落，幾陣推波就來一次捲浪，於是水泡漫漫遍地伸展到他的腳邊，接着急速地滑入浪中或消失在沙中，欲沾欲點，那不是曠原上的風沙，總之，它迴鳴着赤壁英姿之後的餘音，漫漫長沙，遍遍水泡，他走過，水泡像一涎黏液，欲吸捲他進入浪與沙之間的深淵，沒有光彩且神秘的即合之口。黃昏的沙灘沒有足跡，又是漲潮的時刻，奇怪為何長長的白日裏沒有人來這海濱公園，沒有人來歡浪也沒有人來堆沙，行踢之間細沙有些困頓。慶年疲累，心中的事情無法確定，如是地好幾個黃昏，事情在等待他回答，信中的事情無論如何必須有一個決定。這樣下去就如他手中的掌紋，理智線和感情線交接在一線上，雖然掌中上下分明，像浪與沙一樣明顯，但他自己分不清楚該做哪回事，只要做這件事就要放棄另一件事。

我曉得像你現在的心情，一定很難過的吧，希望你能冷靜在難過之餘分析一下情勢，對你是會有好處的，有時我說話坦直了一點，但是我想隱滿甚麼，對的照實講，不對的就去糾正它，這樣我們自己才能進步，不往牛角尖鑽，我也是在這方面求進步。

信是看過很多遍。慶年踢沙，沙並不很飛揚，掉進他折起的褲管裏，沉甸甸的把褲子拉的更舒服，像天空上的厚雲，懶懶散散地掉在海中，唉，不過是掛在海上的空中。風很緊，沙上留下廣幅遺跡，不知是風還是浪的遺跡，不必去計較這麼多，能隱瞞甚麼呢！一切都像海上的輪船，冷靜的錠泊海上。真的現在這麼難過嗎？沒有，慶年又覺得自己無法分析情勢，真的感到難過。遠比遙涯處的厚雲掉入海中迷藏還是錠入水中般地不着邊際呢？

回到那間工作室去負責工作室的部份主要工作，慶年未曾對李生和歐陽香表示他會回工作室，現在他要決定。可是，家鄉又如何呢！家鄉裏老人的那雙眼神使他難過。這不是愛情和理智，這不是恩或怨，而是窮困仍然窮困。意見如此左右都是窮困的根源，在其中，他必須選擇其一。好像船在水上一般簡單的理由，是河是海是洋，都沒有隱藏的必要，明明顯顯，只是在這些平面上，慶年無法決定航向何處。

他讀完信時，幻想不斷在他腦中連續呈現，而不是立即下一個決定。決定有甚麼用呢？在工場上，老人鼓勵他繼承他的事業，因為在他家鄉裏僅有他一個人能繼承這一份事業，他們不是躍過龍門的魚群，而是擁有窮困手藝的人群，並且不斷改變和消失，在家鄉留下給他客場也能得到，只是他必須決定，哪一處才是他走的方向。異途雖然同歸，但在各別的路上。

和你相處了好幾年，多少對你有點認識，我發覺你在感情方面太注重，不能理智地分析事情的輕與重，常常掉進感情的深淵裏而不能自拔，自尋煩惱，如你不去糾正這一方面感情的氾濫，將來會誤了你一生，切記，因為我們要做的事多的是，將眼放在大處，將自己的理想客觀有系統的作一檢討，不能一成不變，固步自封，死抱成見，不然理想是永遠不會實現的。

沙灘上沒有垃圾，有時候會有一二塊枯木，昨天還有一塊糾紮深纏樹根，攔在沙上，今天沒有了，昨天他坐在這枯樹根上，沉思樹根為何會飄到這裏攔淺在這裏，樹幹樹葉去了那兒，這株樹不必看到原來的樣子，就知道是一棵雄偉的樹木，如今，它在沙灘上夕陽淋海風，它雄偉的年代怎樣了，慶年想要知道的是理想是不是永遠的。老人留下給他的手藝現在使他的事情複雜了，他想發揚這已遺忘的手藝，但單單由老人的手傳到他的手不能滿足他的理想，他進步，他離開家鄉出外學習，他也把手藝帶出去教給別人，再由別人處學到他要得到的東西。他煩惱，甚至痛苦，當慶年在都市裏窮苦的時候，老人埋怨他拋掉他固有的工作，從不接濟他，要他在無路可走的時候再回到工場來繼承衣鉢。因為在窮困中，慶年也從別人處得到渴求的學習之外也得到生活的日子。雖然在貧窮中卻使他渡過。像風渡過海，飄在沙上，鑽過雄偉的遺物，紮緊的樹根，鑽過時發出痛苦的呼嘯。

老人要留給他的破陋工場，正是他不必再花精力地去營創的時機，他接手就可以做他想做的作品，但是，這一來，卻負了另一方面。確切，慶年感到自己走進了感情氾濫的現實裏。我好像一隻不知名的生物，鑽入沙中，可以使沙不會崩入洞中的本領，他可以死抱成見也可以檢討自己，然而，現在，人走過時，沙卻掉入洞中，把自己埋在自挖的深淵中，那麼拒絕老人吧，回去那工作室裏，去為那一方面工作，再學習，但，那是不是也是一個沙洞呢？

恩惠與人情，慶年感到膽怯，任何一方面都使他失去重心，況且他還要付出很大的精力來整理兩者之間都留下的殘局，那不是由上向下鑽，而是由下向上鑽，他不是潛艇而是在找航線的船。

風緊或無風的日子他都在沙灘上或海上嗎？慶年的路只有一個圓，圓圓，現在，沙灘，海浪，風，船，雲和防波堤都在他的意識裏，在他的圓中，像裝在一個陶壺中一樣，太陽卻在圓外。頸口，將來我們的手藝是否也成了旁觀者呢？雖然和眼前風與防波堤一樣不相防緊，但製陶的手藝在他的血中流傳，不只在他的肉體裏，它一下子就流傳了整部歷史傳統，那屬於過去且沒有印象的事實，在自己的土地上，現在，在後天的培養程序中，得不到養份，因為它已有歷史背景影響它生長，它屬於圓外，而非圓中。要突出圓外，唯有自力，自力？慶年自覺心驚，他並非懼怕貧窮，貧窮之後的恐懼掛緊慶年，沒有反應，遠比寂靜的死亡更寂

靜，慶年有時候被這種死亡感困室。

在陶藝技術，雖然，你有一定的認識，但在美術知識還有一段長距離，如不能將這兩者溶滙在一起，最多我們只能當一個普通陶匠而已，自談要將陶藝推廣，發揚，因為這是一項艱鉅的工作，本身沒有具備相當的條件，只憑空談理想，講計劃，我們就不能作深一層的研究和檢討。

一針見血的論調，像潮水沖上沙灘時，忽然浸沒慶年的腳踝，渾身冷然。是事實，確實是事實，慶年目眩於未來的理想，美術知識使他徬徨不已，去工作室和他工作和學習抑是回陶器工場沉然地工作。他對老人說，我的美術知識不理想。他天天掛慮他美術知識的問題，逐漸地從晨起，餐桌，閱讀，行走中都纏着他，一下子分不清哪回事，他不斷的告誡自己冷靜分清事實，逐漸地他利用各種方法分析面對的，他分不清美術和知識是甚麼，陶藝是甚麼？他被事情弄得苦惱，衰頹，像廁所裏捲筒上的衛生紙，越用越少，最後剩下廢物，他分不清用的東西已成廢物還是剩下的才是廢物，他弄不清美術知識是甚麼！是繪畫技巧還是理論，是心理抽象還是實物存在，當他做一個陶器時，他滿意於他個人的存在，他手中有力的發洩，他感情和意念的表示，如今，他被提示他沒有美術知識，他迷惑他以前的治做是否是屬於他雙手治做的感情，那一段距離是他和泥土的距離，還是泥土和美術知識的距離，抑是美術知識和他的距離，他開始不敢動手捏泥，他恐懼他所做的作品缺少美術，以前他想做一件作品，他就捏泥，沒有顧慮地去全力以赴，工作臻至對一件作品無能為力時才竭手，他自信地對他的同伴說，這是征服，他作品完成之後，永遠精疲力倦，然而，當他在別人眼中告知自己缺少美術知識，他走出工作室時仍然精疲力倦，沒有做出東西，他的感情深深遠遠地被美術知識壓制和扯纏，他對他能否再工作開始憂心，他不回去，就沒有熔滙一爐的希望，他不回去那兒工作，結果會不幸而言中，斷定他不能推廣這被遺忘的文明手藝，發揚他理想中的陶藝，當一個有責任和良心的陶藝工作者，從人與泥自然結合的陶器製作者。問心無愧。陶一般的精精神，泥結晶為石的精神，石熔融為釉的精神，在高溫的火焰中焚化為陶，結晶的坯體，披

上瑩亮變化的釉色，錚然於音，慶年永遠不能忘懷，他輕叩過唐宋的陶器，傾聽歷史的靜言。屬於陶的世界，他微笑地把陶顯示在陽光下品嚐。品嚐古人和火簇中突出的光彩。要治理想中屬於陶器的良心。最後還是回到老人遺留下來的破舊工作。可是在目前的經濟環境下，他只能沒有責任感地製作粗陶。他只能在老人遺留下來的陶場裏當一個陶工，他迷糊，失落，一下子失去研究和探討他個人的價值。對了，他失去資格，因為他沒有美術知識，他不知道他現應具備的是甚麼！美術知識是甚麼？他暗地裏尋找他所謂失去的方向，美術知識的方向，畫家作品之技巧？造型？構圖？色彩？他重重地敲擊自己，面對泥土發呆，他只知道泥土，釉藥，火候，感情，毅力，沉澱和勇敢，現在，這些使自已建立的思想，開始崩潰，像沙流入洞穴中一般地被埋沒，無聲無息地失去他自己，一下子他以前的努力付諸東流，他努力在於文學和哲學中追求來的一丁點力道消之無形，這些和他無知的美術知識攀不上關係，儘管老掉大牙的哲學家解說，美學和真善美才是藝術頂峯，可見，藝術家的處境永遠敵不過現實的一句話。

好像我來說，我的理想是能辦一間合乎自己計劃，要求中的畫室，然而現實和客觀的環境下，只能實現其中十之五六，但是卻經歷了多年奮鬥，心血，就只那麼一丁點成績，還有漫長的日子，在這期間的遭遇和進行的情形，禿筆難書，我都不氣餒，就憑着那一股毅力和理想。當年，我夢想將來能有所做為，覺得必須充實自己，打好自己在這一方面的知識和基礎，當年的學習是令我失望，但我們一衡量當時的環境，社會背景，我們接受了現實環境的事實，按部就班完成我初步的啓蒙，停了一段不算長的日子才負笈外國深造，為的是做好本身理想事業的本錢，逐漸把理想的初步基礎紮實，方能進行。

慶年再度在沙灘散步，和雲陪着他。慶年的沉默使和雲煩惱，慶年仍然老樣子走路，闊厚的肩膀有點駝的樣子，但看起來又穩又重，大概是他以前當陶工終日捏土做陶鍛鍊出來的關係，衣服被風吹拂，呈現他強硬的五短骨骼，長髮和闊寬的衣服在風向一邊，他沉思獨步，他想起達摩渡江圖，似乎把和雲放棄，忘了和雲同行。風裏開始帶寒，雨剛下過不久，猛浪

在防波堤那邊喧張，挾着洶湧餘力直瀉沙這邊，滑上沙灘，退入泡沫裏。防波堤上有人張望。和雲掉在慶年背後獨行，慶年已在他前面不遠沙灘的枯木旁駐立，似乎在觀看那枯木的年月，舉目四望，海面上的島嶼迷濛輕掉，向岸裏望，山丘和綠樹竟然也濛上灰色。一下子來的太驟然。他急步走向慶年。慶年用腳移動細沙填入枯木旁的一個沙穴裏，奇異地感覺，沙穴似乎是一個無底的深洞，慶年一次又一次把沙沙往穴邊移，細沙如一泓流水直往洞裏注，一會，和雲看到洞裏有了沙錐，沙錐逐漸高漲，洞就被填平。

我們好像在電影裏。和雲有意打破沉然。

慶年沒有回答，坐在枯木上，抬頭看他。和雲瞥了慶年一眼，心事一下子湧了上來，他被慶年的眼神感染，慶年眼肌似乎在微笑，但他的眼瞳卻沒有笑意，深深的無可捉摸，憂鬱還是深沉穩定，實在是分辨不出，再多看兩眼有點手足無措，尤其是他和雲的時候。打從心底就感到自己負擔極重的期望。或者是已掉入古老的鏡中，驚愕自己已是文化千年人物。不，那只是鏡花水月，還不是面對一張蒼白臉上的眼神那麼無奈。

「你說我最後的結局是甚麼？」

「你必須要有個決定。」

「回去或繼續。」

「這一點我比你更明白。」

「那你怎麼辦？」

「不回去。」

「那麼繼續。」

「不回去。」

「那麼繼續。」

「不回去。」

「你的決定會……」

「還要甚麼。」

「沒有。」

「現在就這樣決定。」

「我還不了解你的決定是甚麼決定。」

「失蹤。」

「失蹤。」

「事情根本沒有踪跡可尋。」

「我看你會演得更好，在生活。」

「我們認識多久。」

「不久，十二天。」

「所以在以後你才明白我怎樣應付你理想生活中的人群。」

「人本來沒有甚麼事可以不快樂的。」

「切膚的事實就明瞭快樂和不快樂。」

「怎麼解釋。」

「恩和怨，還有被沙埋……。」

「甚麼是沙埋……。」

「有一天，你所有的一切，包括你……都被沙埋了。你怎麼感覺。」

「不會，……。」

「個人呢！」

「也不會。」

「感覺呢！」

「也不會。」

「感情呢。」

「不會。」

「現在，我們兩人。」

「不會。」

「其實長久以來，事實已開始。」

「慶年無意地與和雲在沙灘上走動，沒有再說甚麼話的可能，他們之間存在兩個國度不同的處境。」

「明天我要過長堤。朋友的父親逝世。」

「又死去一代。」

和雲奇異地看慶年。覺得他有點迷糊。

你的生活圈子，實在太小，從你發表的文章，談話可窺視到，你所接觸到的只是個人感情的困擾，那些所謂情誼的舊框子，不能放眼整個社會，所以你茫然，失意，無所適從，不能自我，如你所說，目前做甚麼事情都好像沒有意義。我不想損壞前人在你心目中的美好形象，畢竟你處世還很單純，往往陷進泥濘而不自覺，如要脫出如此枷鎖，非有堅強的意志不可，然事實是最好的例證，有時我們要面對現實，不能生活在理想中，要向它挑戰，你逃避了一個，不能躲避第二，或……除非我們到深山大澤，避世隱居，然這可能嗎？往往一念之差，會將你一生改變過來。

「沒想到你沒有逃避，反而投入。」

「別談這些事。」

「你打算怎樣。」

「開始工作。」

「有一點你要考慮。」

「在這城市你要克服很多不必要的事，會使你不能安心工作。」

「不必幹太多事，其餘可以不理嗎？」

「可以，但就不現實了。」

「我還能吸收一些刺激。」

「哦……吸收刺激，倒不如回到你小鎮的工作場去。一月來我這兒一次，吸收和工作沒有互相抵觸。」

「這也是事實。」

慶年的念頭像鏡擺一樣，每擺動一下就一聲響，作棟說的不錯。這樣子不會和城市的先進脫掉關係，逐漸地他把以往所煩惱的事拋掉，尋找的似乎不在意於別人加在他身上眼光和主題。

「可是我不打算回去。」

「你還是被那兩個老問題纏着嗎？」

「可以這麼說。」

慶年用茶匙從糖罐中勾出細糖傾入咖啡裏擾動。他眼睛沒有從作棟的臉上移開，作棟把挾果醬的麵包拿在手中，並沒有開始吃，他正看他擾咖啡的手，並不細嫩也不粗糙的手，平凡但顯出勤勞的手。

「事情本來很簡單。」

「是嗎？」

慶年自嘲地說。他注視一下作棟咬嚼麵包時的嘴巴動作。等待他再說話，隨後他喝自己的咖啡，拿麵包準備塗果醬。

「有一些事別把它看得太複雜，只要樂業，在任何情形之下，只要不斷的作和想，所有的理論都能在經驗中得到。理論有時不必用口水塗畫出來。心領神會。你知道我說甚麼嗎？」慶年點點頭，他把刀放入果醬裏拌擾一下子，接着把果醬塗在麵包上，厚厚一層，他喜歡吃這種帶酸味的果醬。

「理論很重要，但理論怎樣產生，你知道的。這不必我說出來，你的感情和聯想比我好，並且在這個國家的書局裏有大量的有關這方面的書籍，你缺少的書；只要你勤勞工作，勤勞閱讀，不怕你不能理解，沒有甚麼理論是正確的。」

「但是美術知識……」

「有一個標準嗎？」

慶年停止咬嚼麵包。眼前作棟的眼睛正在望着他，笑着，他正在喝咖啡，手中玩弄杯子。「有時候要跟環境改變。」

慶年膽怯起來，發覺自己說的淡而無味。

「最少你能吃下這句話，我不是不讓你在我工作室工作。在這裏，泥土非常缺少，而你非常有好的機會，還有背景，你爲甚麼不回去做，心安理得地作，你要的是你自己樂業時的熱情，不是推動，就是你從歐洲回來，不見得你能做出屬於你的陶器，可能是在國外認識的東西移植，你所說的移植，你說的對，我開始時就是這樣子，無法治作這兒的風彩。」

「但在技術上你比我高。」

「你說錯了，那不是技術，是屬於歐洲的技術知識，不見得在這裏能用，在這裏有很多土方法比他們高明，濱田壓司把陶器藝術傳到英國，就是見證。」

「我總覺得我無力可爲。」

「因爲你沒有比較，一方面你又受到某些對你自己貶值的論調，當你走到那裏，天下一樣，只有樂業，吸收和理解。不然你的陶器和這塊麵包一樣，只是早餐的食物。」

「有一點，我回去應該作甚麼？」

「這一點由你自己尋找，我在英國認識一個黑人陶藝家，他的作品有他的民族性格，他的東西一出，誰都知道這是他這個黑人陶藝家的作品。」

「民族性格。」

「這對我和你都是大難題。」

早餐桌上歸於沉默，慶年和作棟都陷於無話可說的動作，咬麵包喝咖啡。

「有一點我想過！而且已想很久。」

慶年把最後一塊麵包吃完說。

「我也想過，只有一點結論。」

作棟喝完咖啡對慶年說。

「你認爲怎樣。」

慶年有點緊張，希望作棟的答案不與他的想法一樣。

「由博物館着手。」

「我想從民間着手。」

兩人相視而笑。

「還有東方陶瓷藝術探討。」

「我想從文學和哲學着手。」

「沒想到以前以為做陶器最簡單不過，以為不用動太多腦筋才學這科，現在才發覺到掉入泥濘裏，尋找起來亂無頭緒。」

「但是，我還是在想我的美術理論。」

慶年喝下最後一口咖啡說。

好像我這兒的工作室，本來是可以進行很順利，但是人為因素的阻礙，弄得一團糟，有且共睹，我不想多作解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從教訓中吸取經驗，再從頭開始，所以我要接受這一挑戰，更加積極將它重整。再過兩天我得住進工作室，在假期間做出一些成績來。

慶年把手中的筆沉重地拋在桌上，站起身走出門外。

陽光一點都不出奇，還是老樣子把對面的樹照得光亮。葉間的陰影清清楚楚。一樣是黃昏。不久還是夜晚。

慶年獨自蹣跚步入林間，穿過這小樹林可抵達海灘。他又去海灘。

唯有去海灘聽聽看看，煩惱會少一點。能夠減輕壓在身上的燥熱。

你可以不必回信，昨天和作棟吃午餐時，作棟交給他順成寄來的信，你回信帶給你煩惱，既然要回老人的工場，就決定不要引起你對以前事情有一點糾纏。沉沉然地幹一段時期才打算。

慶年這幾天正如順成來信中所說的一樣，他在為回信婉拒返去那個工作室而煩惱。他嘗試寫出他想說的話，可是無法表達出來，怎麼樣的寫法都不能表達他心裏的歉意。

事情要有答案。他必須回信才能算把這件事結束。如何回信，先生；我決定回家鄉的工場當陶匠，一個有匠意的陶匠，你的意思錯了，陶匠才是對的，陶工也沒甚麼不對，陶匠

和陶工沒有多大的錯誤，只有立念才是錯誤，還有……。信不是這樣寫的，這簡直是筆戰，他考慮了之後才決定寫，開始又使他無法下筆，下筆太不像話。

慶年後悔自己爲甚麼要寫信。

先生：這不是要留下來的問題，我必須想到我家鄉留下來的遺跡……………。

太不像話，有點欺騙。慶年暗咒，撕了。

先生……………

先生……………

先生……………

慶年走在樹中，在樹林裏可以聽到浪聲。他忽然間聽到浪聲裏有鳥叫，他停下來尋找樹上的小鳥，根本找不到小鳥。

找甚麼鳥，飛……慶年自言自語。

……………

潮水湧上沙灘。一陣波浪湧上來，這是漲潮時候。

不回了。

慶年對着海做一下強烈的手勢。

關於你的問題，我有深思過，希望你能理智的考慮，因爲你還有一段階段，也是創作和表現的時期，這時你是很重要的，工作室能得到你的協助，我們當然很歡迎。

「你如果有甚麼需要，我可以幫助你。」

作棟在晚餐後簡單的告訴他，接着駕車走了。慶年迷惑地翻着手中的陶器畫冊。他嚮往着一睹那些作品。

事情好像沒有決定，幾時回家，回老人留下的工作場，他沒有給自己下一個日期。在心底裏有一種恐懼。

畫冊中的作品使他焦慮。

你沒動手，你不知你現在的能力。

作棟在工作室裏不斷鼓勵慶年開始工作。

慶年不爲這句話所動。

他像久坐的僧人。

想聽聽你的意見和信息。祝
好。

慶年在沙灘上走動，很疲倦，蒼白的臉。

我知道你心中恐懼着甚麼？

作棟低語的說。

沙灘上吹西北風，涼意沁人。

我不應在你這兒住下去。

不要緊，你會有一天知道自己的能力。

缺少很多東西。

你搞民藝工作。不是學院學者。

但是我沒有能力。

你本來沒有能力，可是現在你不是有能力做一個陶匠嗎？

只是一個陶匠。

一個陶匠。屬於創意的。

慶年站在沒人的海灘上的防波堤上。

我，一個陶匠。

作棟的聲音在浪聲中尖銳地擊他。

你和我是陶匠。

作棟說。

慶年。

防波堤，西北風，沙灘和浪。
作棟。

慶年。陶匠。

蒼白地閱他久藏的信。

慶年。

陶匠。

.....

防波堤，西北風，沙灘，浪，蒼白，陶匠。

稿約

我們希望收到的作品是

紮實的創作
公平的評介
最新的翻譯
獨到的理論

我們的選稿原則是

只要好的作品
不拘內容形式
不分派別主義
不限字數多少
不看作者名氣

／梅淑貞

Last Spring

春將盡

餘寒未去

五月黃梅雨在窗外淅淅瀝瀝

綿綿終日

他們互抱著取暖

越抱越緊

彷彿是兩棵絕望的無花菓樹

她笑說…… This is my last fling in my last Spring.

眼淚靜悄悄地滑下他的眼角
她乍作不見

繼續將頭枕在腿上

不需要言語

側望着小窗外點點滴滴的春天

她想道：如果死亡和腐朽是如此的不可避免
爲何不盡情的把握住這美好
在蟲蛆來到之前？

後來他來信說：你離開後第二天，夏天便真正開始了

／林燕何

我必須

我必須穿過一層霧

我必須走過那條街道

我必須忍受路上的埃菌

我必須遺忘曾是理想主義者

我必須這般生活下去

我必須這般的卑微

我必須死命擁抱痛傷及絕望

某夜的魔境，林中的

陽光，怪異的石頭

總之我必須遺忘

我該如何泰然處之

我該如何定奪

公羽介的散文

弗羅里達

弗羅里達不是夢，本來就不是夢，甚至終於到達了譚波或者是奧蘭多，躺在沙灘上，一切還是真切的。躺在沙灘上，臉的上頭是陰雲後折射下來的陽光，可以睜開眼睛與之面對面，不是夢。身旁是雜髮白膚的玉體橫陳，不遠處有海濤盈耳，一切都是真切的。弗羅里達的海灘，除了走着的人來人往泰半換了不同的髮膚，幾乎是不同地方的同般海灘。金白細沙，湛藍海水，沒有想起「多弗海灘」。沒有夢，唯一的不同，是在不該有夢的年齡，真的開始沒有夢了。望向灰暗的地平線，據說在右邊的海那端就是古巴所在地。古巴，有鎗桿雪茄陽光，也有做少許夢與不做夢的人罷？又忍不住思緒回到了家，都怪陽光與海浪？不知為何，離家愈久，思念愈深；時不時總要重訪，成為空間時刻的思想痛楚根源。像迸射的陽光，滋滋燃燒着，飄過一陣焦辣之味。是心，這時但願沒有心。或者，另設一個家是最後的治療。走走停停，在不該走或應該停的地方，偏偏卻又走了或停不下。我依然走着停着，「該不該」已經丟到腦後勾。走着停着，痛快和痛不快的犯着錯或做着別人很不以為然，對自己卻別有意義之事。也漸漸的，胆子收縮，再也不敢對全世界負責了。勇敢一些，也許能對自己，以及愛自己或自己愛的人負責，就很了不起了。

別問我為甚麼，請別。



□ 別忘了愛我們的地球及為它跳舞

跳舞

坐在樹底下看人跳舞真好。是藍草音樂罷？小提琴很興奮的雀躍着，跳着土風舞的男男女女，大家圍個圓圍圍，手拉手，一個在踢腿，再一個在拍掌，一團又一團的旋轉着。黃昏的時光，一點一滴的暗下來。這是春天，這是「地球日」，坐在樹底下看人跳舞，眼光溜躑的時候，不經意會瞄見周圍的花樹已經開花發芽了，黃昏的暗影裏，跳舞的人羣轉着，有人在台上指導着舞步；跳舞的人，轉動時，該會眼角掃上粉紅的花影模糊，嗅到滑過的風尾巴，轉呀轉呀，旋進春天的心裏去……明天，搞不好春就溜走了。今天要跳就賣力一些，莫遲疑。起來，跳舞吧——不要怕氣喘，不要怕腳酸，一切都是那麼的應該。

我，一個人，局外在異鄉的土地。身旁是小旅行袋做的書包，隨時可以起來離開。坐在樹底下看人跳舞，有撩起的鄉愁，但還是覺得，坐在樹底下看人跳舞，真好。沉沉的是鄉夢裏，今夜但願也有跳舞。

八〇年四月底

*註：「地球日」創設於十年前，來自民間，主要是提醒大家「保存、保護，以及清潔地球」。於每年的四月二十二日（四月沒錯，日子則可能有誤，抱歉手頭沒有確實資料），民間以各種活動像舉行日出早餐、舞蹈、歡唱、清理環境等響應之。這裏的民間乃指美國本土，美國以外的慶不慶祝或有沒有「地球日」則不太清楚了。

山窮水盡

我笑到把頭深埋在枕裏，你竟說我是野獸派的人。這樣詮釋我的行為，看穿我的今生。痴語無度，賣文求榮，我的境界也只修到小乘，有時候簡直像個歹徒。

這樣沉黑的夜裏，歹徒和老僧也都去睡了。我還要把燈追覓，把好好壞壞看清。

我要怎樣做得像個好人呢？你姑息我的張牙舞齒，縱容我拋掉一些淑女風範，默允我常對某些人的表現刻薄地掩嘴偷笑出語嘲諷。我原不是希望自己這樣啊！我也是迷戀舊秩序的人，那天還特地配了副徐志摩時代的圓邊眼鏡，渴望自己露出優美的傳統，在煙火人間漫遊般過一輩子，天大的使命由別人去承擔。

我有着甚麼使命呢？你不要嚇我。馬華文壇的前途？噢馬華文壇的前途跟我甚麼相關？我讀過諸君子的苦心，我們剛過懷疑時期。我們要塑造怎樣的形象？這是改革應用文的時期，肩上的舊包袱可以拋棄了，不能老是以古蹟來炫耀。我們要定位，要拿出東西來，要推翻一大片空白，不再浪漫江湖，寥落無歸。我們被時代迫急了，步履踉蹌得尋不着方向。五十年代的風情似明似滅，正是你的服飾你的懷念和思潮表現的有情溫厚的世界。徘徊在黃泥路，

沉醉在夜雨中，在慢半拍的節奏裏品茗熱騰濃郁的咖啡，沉沉訴說童年舊事，苦惱辛酸。也出了書，殘黃的新聞紙，留住五十年代的芬芳，可憑的蕉風椰雨。說書一樣的五十年代風情呵，甚麼都在你的眼裏，而我不是那個時代的人，我但願我是的，也許這樣我們更接近一點，也許這樣我能為自己定位。我們不是選擇時代的人，卻是時代走着，人心不能恒古。你看哪，甚麼正在流行？可以給我寫在文章裏，讓百年後我的子孫來懷念。而我是個不肯要孩子的惡棍，八十年代的恐懼病患得很深。我害怕我的小孩無端死於空氣污染，犧牲在第三次大戰的深壕，也怕他浪蕩到不做事，煙酒勝過他母親。一天突然向伊暴喝：「是誰叫你生我來受罪？這世界有甚麼給我？」啊，未曾生我誰是我，生我之後我是誰，長大成人方知我，合眼朦朧又是誰。他母親自己的謎還未解開，伊孩子又這樣問。我有甚麼給我的孩子？衣食住行萬幸不缺，我要把甚麼給他呢？這是個迷難的世界。胡菊人說他若是逃難，定要帶走一套紅樓夢，一架古箏和一部中國哲學。紅樓夢，人人以懂紅學為榮，大會小會都開過，窮研究它的主題。千百種猜測和假想，千百個紅學專家。我只愛那個空空和尚。盧江煙雨浙江潮啊，未到千般恨不消，及至到來無一事，盧江煙雨浙江潮。我們也許不須要逃難，我們有國防，有和平條約，開戰的敵人是受過教育的。可是我仍要告訴他一點甚麼，告訴他五十年代的淳樸淡泊嗎？告訴他善有善報，人生美好？呵我真怕自己再次失言，因我是個把人氣得咳吐噴出一團火來的人。

我崇信着叔本華，他說人生只是個大悲劇，無分國界和種族，窮人痛苦富人厭倦。而我斷不許我的孩子認識叔本華。萬一不幸遇到，我也會大聲喝罵他：「幹嗎要看這個德國大混蛋，言行不一致，騙人說，人遭遇到不幸要毫無防衛地接受，可自己怕死怕到加三級，睡覺時要把手鎗放在枕頭底下。」我的人性也那麼不完整，可我的枕頭底下是放着情人的信，寫着世紀末的愛情。在驚魂的世界中相愛，在緊張的間隙中相擁，瘋狂地抗拒也瘋狂地接受。在如此沉黑的夜裏，完整不完整的人都各各去作佛洛依德的昇華和追覓。我也還未睡去，正追覓你黃泥路上的足跡，來充實文學的空間。怕它窒息死在詩人們建造的熱帶的一座「江南」裏，定不得位。怕它被時代的演進迫到絕路去，與煤煙為伍。啊那絕不是我的錯，我的錯是走到愛情的死路，看不到柳暗花明。

□梅淑貞〔人間集〕

第一個五十年

今年是羅倫斯逝世的第一個五十年的紀念年。我不知道他是何月何日去世，但從報紙上的一則電訊來看，說在新墨西哥的兩個城市，聖達非和道斯，這個星期（七月十四日開始）將爲他舉行一個紀念節，他的逝世日期應當在七月。電訊又說屆時文化圈的名流淑女，將冠蓋雲集，而紀念節的焦點，將集中於一張查泰萊夫人的裸體海報云云。具諷刺性的是，那些負責這個紀念節的大員，竟然也就是那些道德檢查官。藝術表達和性道德觀之間的尖銳矛盾，五十年後，依然如舊。

而羅倫斯的骨灰，埋在道斯附近的一個牧場下，竟也五十載矣。但他的書，仍是「暢銷書」，縱然在五十年後。我最近買的那本『愛中的女人』，便是一九七九年的企鵝版，單在一九七九年便出了兩版；從一九六零年開始，這本書便差不多每年都有版本，有些年甚至有雙版。他的其他書，如『彩虹』、『兒子與情人』、『查泰萊夫人的情人』等等，也是一樣。五十年後，羅倫斯仍然遺「激情」於人間。

這只是第一個五十年而已。我相信，只要文字還有可以發揮它的力量的一天，他的書一定存在。

而我曾說過我並不怎樣喜歡他，因為他的「感情太過尖銳」，我說錯了。我一直還以為我是對的。我常常在文字上自我矛盾，說一些連自己也不肯相信的話。文字，真的是一種偽裝的武器，或手法。

就這樣，晚上時對着一盞孤燈，讀其書，想其人，感其情，不禁心痛神搖。費里達在他死後寫道：「他將他所看所感所知的都寫進他的作品裏，他帶給世人的是生命的燦爛，更多更多生命的希望，一份英勇而無價的禮物。」

是的，在他死後的五十年一九八零年七月的今夜，我心平氣靜的重看他的『彩虹』，仍難免，仍難免心如刀割。

我彷彿已進入羅倫斯的黑森林中。伸手觸摸，都是千絲萬縷的激情、激情、激情。

或許我會不能復返，或不願復返？

等到他的第二個五十年的紀念節時，我們現在看他的書的這批人，大概都會不存在了吧？那時或許將會是：落了一片白茫茫大地真乾淨。

□黃潤岳〔閒思錄〕

技能科老師

記得升入小學四年級之後，圖畫改稱為美術，而且要到美術教室去上課。大家在心理方面，有一份驕傲，也有一份好奇。美術老師是重軍教練江以南先生，我們男生都認識他，因為男生都要參加童子軍。

從前的圖畫課，只帶一盒臘筆。如今是美術了，要維那斯六B鉛筆，馬頭牌十二色的水彩顏料，調色鐵盒和水壺，水彩畫筆，還要鋼筆桿、筆尖和黑色墨水。這一套畫具便得花三五塊銀元。

首先是鉛筆寫生畫，不是靜物就是石膏模型，如人的肢體頭面等。全班學生分成四組，每組用畫架圍成一個圓圈，中間一個小桌，鋪上花布作為背景，有時圍成半圓，小桌放在一角。

如果是鋼筆畫，我們就在自己的教室裏上課。那就沒有甚麼新奇的味道，而且非常單調

。先從圖案開始，呆呆板板的一筆筆去畫，非常單調。稍不小心，有一兩筆粗細不均，那就糟了，可能要整張重畫。鋼筆畫全靠線條的粗細和輕重，表示陰影明暗。對於我們這些十歲左右的小孩來說，是相當困難的。通常是老師先畫好一張，貼在黑板上，學生照着去描。

由於江老師和藹可親，循循善誘，大家都高興上美術。我向來只愛跑跑跳跳，不喜歡塗塗抹抹，例如每天要交的大小楷，我就常常因為寫得不好，被老師責罵。我們那時上課，抄筆記非常重要，我抄得不够整潔，每學期要挨幾次手心。

由於對上美術課發生了興趣，慢慢地對於畫圖畫發生興趣；跟着對於寫字也有興趣了。江老師教童軍和美術，我們獲益非淺。有一天，江老師突然不見了。大家感到奇怪，也很難過。問級任老師；他要我們別管大人的事。後來聽說是他的思想有問題。甚麼是思想有問題，我一直到進了大學之後才明白。到今天，這個問題在某些地方仍是一個問題。

接替的黃文蔚老師，不僅教美術，還教工藝。工藝只有高年級才有。黃老師剛從美專畢業出來，連衣著都很富有藝術家的風度。他身材高大，滿面紅光，不像江老師瘦小蒼白，說話聲調高，而且不時笑出聲來。他上美術，喜歡在我們身後走來走去，不時指點，或者接過畫筆替我們加上幾筆。他很少要我們畫鋼筆畫，上美術就不用回教室。走進美術室，便有一種藝術氣氛：牆上掛了許多石膏模型，櫥中許多花瓶碗碟等寫生導具，畫桌上每次都有不同的擺設。

一兩年下來，我的美術大有進步。記得有一張水彩參加全市小學美術比賽得過獎。我成了黃老師的得意門生，常常和幾個要好的同學到他房中去玩。每次都會給我們些糖果。

他教工藝就遠不及教美術。每次到工藝室去上課，那教室靠着街邊，外面車聲人聲，從不停息。裏面敲呀釘呀，也是鬧成一片。我對工藝沒有興趣，因為是美術老師教，總不願意分數太低，勉強自己去，非常辛苦，也可說是非常痛苦。例如做小橈子和雕竹筆筒之類，非常費時。有時做得不好，做到哭起來。我記得那個筆筒，便是我的舅舅看見我哭到可憐，才替我代為完成的。後來有位同學私下告訴我，他的手工作業都是到店子叫人做的，關照不要做得太好就行了。不過，他要我千萬別和他到同一家店子去。從此我就不必為工藝而煩惱了。

黃老師的工藝課，還教我們做畫架和三腳機。後來就帶我們攜回自製的畫具到野外去寫生。一群小學生也煞有介事的，好像類專的學生一般。

三腳機是用螺絲釘扣住三根木頭，上端釘塊厚帆布。合起來成爲一根丹木，又起來成爲一張小椅。我自己做的那張，實在不高明。想不到有一天，黃老師叫我去他房間，把他自己那張送給我。一時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帶回家去，媽媽也感到驚奇。

這些五十年前的事，大半多忘記了。不過我仍然記得這兩位老師的儀態和容貌。有一件事，我至今猶在追悔。那就是我高中畢業之後，正是抗日戰爭激烈的時候，我住在外婆家，走過附近的一間祠堂裏的小學，裏面正在舉行懇親遊藝會。有人要我登台客串唱幾首抗日歌曲。在那窮鄉僻壤，難得有我這麼一個省城來的。大家另眼相看。我看見那位校長走來走去，很像黃文蔚老師。我看佈告，證實的確是他。不知道是甚麼道理，我沒有和他相認。離開之後，走了很遠，我就後悔。但是提不起勇氣再回頭去。我也分析不出自己的心理！

因爲在小學打好了美術基礎，進入中學，我的水彩畫很容易爲老師所賞識。教美術的丁竹如老師，兼任教務員，他的毛筆字有點漢魏碑帖的韻味。他爲何教美術，我已毫無印象。我們做學生的時候，很怕老師，尤其怕負責教務和訓育的。教務員管教學方面，訓育員管理宿舍，看見他們有如老鼠見到貓般。可是他們和我們關係又最密切。

例如童子軍教練胡國春先生兼任訓育員管理宿舍。他出版了一本童子軍手冊，幾乎是一本百科全書。有關童子軍的知識不用提，應有盡有；其他日常生活的常識和衛生規律，莫不齊備。有一章教我們如何騎腳踏車，等如如今的駕駛汽車指南。我們人手一冊，簡直是無所不曉。我們對他也欽佩萬分。連每天嗽口刷牙也都在學他。

這兩位職員，對於我們的影響，遠過於其他教師。我建立了我的生活規律，因而過着有規律的生活，便是在中學時奠定了基礎。在某一個人生態度方面，也是在這時形成了雛形。例如書法，我臨摹張魂碑，字體多少受了丁竹如老師的影響。

我們學校的童子軍團是全省最早成立的。當全省童軍大露營的時候，我們出盡風頭。每天的升降旗典禮，由我們的號角負責奏樂，我擔任了好幾年的號鼓隊隊長。有一次我因此得獎，獎品只是兩條洗臉毛巾而已。我們的吹號打鼓，全是高班同學教低班同學。老師從不過

問。露營時紮營架橋之類，也全靠自己去摸索。這樣便養成了我們自立獨立的精神。做之前，老師不教；做的時候，老師走來指點一下。做得不好，他就要罵人了。

到了我做校長的時候，我非常重視童軍。因此，在柔佛時，得過童軍總會的感謝章。到馬六甲之後，我又得到另一個獎章。

中學的體育主任楊一南先生，和我是小同鄉。上了兩次體育之後，我們全級一百廿人，他可遂一叫出名字來，令人佩服，也令人敬畏。假若我們偷懶不認真，他就大聲叫出名字來。這一點我學不會，我在芙蓉教高師班，教了半年，廿五個名字記不完全。但是，我的記憶力不壞，就是不容易記住學生的名字。

體育主任樣樣都會教，他自己的技術卻一點也不高明。他教別人如何投籃，他自己的命中率很低。我們倒不因此而小看他。他對校隊代表，和對我們普通學生，同樣的嚴格。所以選手代表，並無特殊身份，也沒有甚麼優待。我認為這是正確的。後來我做校長，也不讓校隊代表和選手形成特殊的階級。

還有就是普遍發展，全能學習。每一位同學都要接受一些基本的技術訓練，包括球類、田徑、器械操等。我在中學讀書時，連班級代表都沒有份。但是球類中的籃球、足球、田徑中的三鐵和起跑接棒，我都受過相當的訓練。技術雖然不行，倒一點也不外行。我在峇株，曾連任業餘運動會的副主席，也就是中學時培養了對於體育的知識和興趣。在馬六甲，我發起組織馬六甲業餘器械操協會，並擔任主席，直到我退休。

在許多技能科中，我只有音樂最差。這不是因為老師不好，只怪我天分太差。小學中年級，我們唱天鵝歌劇（不是芭蕾舞曲《天鵝湖》）。有一個相當淒涼的故事。有一段是要「哥哥們不要太高興，難道忘記了後母心毒恨……」隱約猶可記憶。高年級唱「桃李爭春」，也是歌劇。

中學的音樂老師姓劉，忘其名，因為那時他正在追求一位小學教師；那位教師又是我一位阿姨的同事，我也跟着叫慣了劉麻子。

他會彈鋼琴，更會拉二胡。教音樂，認真極了。拍子打不對都要打手心。那些樂理比數學學習還麻煩，每週要交練習。年終考試，我的音樂不及格。我那位親戚要替我去找劉麻子

加分數，我嚇壞了，立刻拒絕，再三關照她千萬不可以。校方知道不好，同學們知道也會笑話。初中二年級以後，反正就沒有音樂課了。

想不到這也激發了我對音樂的興趣。我自己學吹口琴吹笛吹簫，學拉二胡；後來還想學吹喇叭。可惜沒有一樣樂器玩得好。進高中以後，我學唱流行歌曲。抗戰時，我學會許多救亡歌曲。

到我的女兒們年紀稍微大一點，我不惜花去許多時間和金錢，讓她們學鋼琴。音樂實在是恬情養性的最好方式。如今她們家中都有鋼琴，都在繼續練習，甚至於又在送女兒去學琴了。

至於我自己，我曾託一位學音樂的朋友，替我錄了一套西洋古典音樂，由他加以說明。於是，我開始有點了解，慢慢培養了欣賞的能力。現在，我幾乎非聽一陣古典音樂不能入睡。技能科在華校通常不受重視，胡亂湊湊數而已。有時爲了加強會考科目的學習，便取消技能科。其實在離開學校之後，真正與日常生活有關聯的卻是那些技能科。而且終生受用，其樂無窮。我身受其惠，我應該感謝我那些技能科老師們。

拈來

在看一封舊信，朋友在英國唸書寄來的。

有一段是這樣：——你知道啦，英國人對別人

做的事總要讚不絕口，不管好壞；因此那天也

不例外——。

郵差來了，我出去收信。有一張明信片是

一對去度假的夫婦寫的，幾行短短：是很好的

地方，我們在這裏感覺非常享受，看到一些有

趣的東西，但還是想念你和新加坡的朋友，

盼望很快回來看到你。

把它放進抽屜時翻到一張這對夫婦去年度

假寄來的明信片，寫着：這裏很好，雖然日夜

下雨。可愛的地方，天天下雨也很好看。我們

想着就要回去，下周再見到你多麼高興。

這兩個朋友和我不算陌生也不太熟悉，因

此每回都寫這樣平淡中見親熱的明信片給我。

從前不覺得有何感想；待人以禮的人這麼多，

活在這樣一個世界上，我想我應該微笑吧。

／冷燕秋

航向南中國海

傾盆之後，風仍冷冽，尚挾着細雨
沉甸甸地迂迴過文學院長廊

今日長廊更長，長如隆冬之夜

講堂與燈火已給予退休前的公假

它們遺下了一座煙火已斷的古廟：

和尚們無鐘可敲，善男信女亦無佛可拜

撐着會主的軀體我拾級上層樓

彷彿那語無倫次的工友又迎面而來

總要問一個我今天才能回答的難題：

對的，你是世上最強的人

你擁有自己的鐘，自己的佛

女書記們最喜歡談論一個私生子的前途
奧林匹諸神已把她們的閒聊凍結成化石
日後我們要等一個普羅米修斯下凡
或者一名少林高僧

扭開冷氣機，吹出一股悲涼的歷史：

一陣陣震憾長堤兩岸的歡呼聲
響得那麼遠亮，卻也那麼荏弱

爲觀光客造了湖廊，又爲歷史學家立下碑刻
創業者都已駕鶴西遊，已遠離龍牙門

會客室已把水壺們深鎖

冷水咖啡中我啖出了南中國海的腥鹹味

船客們大概都在等我以便啓航

正提起最後一批教科書咯咯之聲推開了門

老師，產業組要回辦公室鑰匙

對了，小姐，我是不是最後一個上船的？

船纜已收

船將開往南中國海

／艾文

創痛

燒紅鐵片冒煙的下午
他坐在騎樓

陳古的雕花欄干下

凝視着那張藍空空的天

以及那些池塘中的白鵝

呱呱地將一整束一整束的陽光剪碎

紛墜下不似曾相識的落花和流水

他悠悠把左手屈起

數池塘汲水女人的歡笑

點點滴滴是年華

不似母親一雙青筋好像砲彈要彈出槍膛的腿

設若嘩啦一聲決堤

洶湧的泉 慈愛的泉

都是一灘又一灘辛酸的血水

涵蓋住他多病多難的童年
和那些陰陰雨雨面目可憎的傢伙
嚇得他日常生活也不安
隱隱約約聽到他們在揶揄
那是一張七彩爛蘋果的遺像*
醜陋宛如母親那一雙仁慈的腳

父親在世的時候
老是提醒他

世界是患癆積病的
不可以同他一樣抱住身子噓咳嘔吐

他爲甚麼不曉得
不過內部的頑癢積在胸中
他總是想用力咳吐出來
潤下那張空洞洞的青天
那些看了心中發癢
聽了忍不住又得忍住的下半

*註：香港詩人戴天有詩曰：這是一個爛蘋果

人們

／宇禾

雨後人們在晚窗望外

街巷車行人跡蕭蕭

華燈在天昏地暗間興醒

人們的夢與愛情開始復甦與滋長

在薄涼的星光下像小艸那樣蔓延

於是人們把窗玻璃外的景色遺忘了

在黑暗中原無以記取甚麼

人們做愛一如熱愛一個理想的世界

戲劇專題／戲劇專題
戲劇專題／戲劇專題
戲劇專題／戲劇專題
戲劇專題／戲劇專題
戲劇專題／戲劇專題

[illegible]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電視劇〕

出場人物：

- 1 李文柯（柯）：三十八歲。公司職員。
- 2 陳淑瑛（瑛）：三十四歲。柯妻。不能生育。
- 3 鍾阿迹（迹）：四十二歲。公司職員。柯鄰居。
- 4 張秋明（明）：四十歲。迹妻。瑛好友。
- 5 胡志邁（邁）：柯、迹友。和藹可親。
- 6 鍾家強（強）：十歲，迹子，天真活潑。
- 7 鍾家慧（慧）：六歲，迹女，天真活潑。
- 8 B 仔：嬰孩。

第一場：

人：柯、瑛、明、強、慧。

景：迹門口——柯客廳

（瑛在門口觀看，強、慧在花盆旁，明出，強顯出不安，慧手上有花，躲在瑛背後）

明：（不悅）家強，爲甚麼你不看着妹妹，又讓她摘花。你看，連我這盆最漂亮的花都給她摘光了——家慧，家慧在哪裏？

強：在李阿姨後面。

明：家慧，妳以爲躲在李阿姨後面，媽媽就不罵妳嗎？妳出來。

（慧出，吐吐舌頭，乖乖地站着）

強：（不安）媽媽，家慧不知道妳不準我們摘妳花盆裏的花的，家慧只是喜歡花，她最喜歡花了，真的。

慧：（討饒）媽媽，妳不要生氣，我下次不敢了。

強：媽媽，妳不要罵妹妹，她不是故意做壞事的，她只不過是想要一朵美麗的花。

明：（笑）家強，以後你要教教妹妹了，知道嗎？你要告訴她，媽媽種花辛苦，小孩子是不能隨便摘媽媽的花的。

強：好的，媽媽，我會告訴她的，現在妳不罵妹妹了？

明：這次不罵了，不過，下次不論做甚麼事都好，她不懂的，你要告訴她。

強：我一定告訴她。她很聰明，一定學得會的。

慧：媽媽，我會聽哥哥的話，（遞花給明）這花還給妳，我不要了。

明：家慧，這朵花媽媽送給妳，不用還給我了。哪，我還帶了兩塊巧克力出來，你們一人一塊。

慧：（笑）謝謝媽媽。

強：（笑）謝謝媽媽。

慧：以後我們要幫媽媽澆花。

強：（邊塞糖進口）我們天天澆花，媽媽就會有更多美麗的花。

(強、慧在一旁玩球)

瑛：(心想)這兩個孩子真是天真可愛，如果是我的就好了。

明：淑瑛，妳吃過飯了？

瑛：(醒悟)還沒有，菜都炒好了，在等文柯回來。明姐，妳今天真早吃飯。

明：(笑)早點吃完飯我就可以早點休息。怎麼？文柯這麼晚還沒有回來？

瑛：還沒有。有時他很晚才下班的。明姐，我真羨慕你們的生活，阿迹天天很早就回家了，

還有兩個這麼活潑可愛的小孩子，不像我——天天一個人在家，悶得要命。

明：(笑)活潑可愛，妳還說他們活潑可愛？他們頑皮不聽話的時候，妳可沒看見。

瑛：那裏，家強和家慧真是討人喜歡了。我覺得一個家庭沒有小孩子，實在是太清靜了。有

了小孩子，才能夠給家庭帶來溫暖和歡笑，也可以把一間不好的房屋變為一個理想的家。

明：淑瑛，妳這麼喜歡小孩子，為甚麼妳——

瑛：我明白妳的意思，你想問我為甚麼沒有小孩子。明姐，我坦白告訴妳，很多年前，我身

體不好，醫生就証實了、我是不能生育的。

明：(同情)吓，那——淑瑛，妳可要小心提防文柯，不要讓他有藉口在外面玩女人。

強：(喊)李叔叔回來了。

慧：李叔叔。

明：文柯，下班了？

柯：(微笑招呼)是的。

瑛：明姐，我要進去弄飯吃，我們有空再談吧！

明：好的，有空過來我家坐。

(瑛、柯入客廳)

瑛：文柯，為甚麼今天這麼晚才回來？(接過公事包放好)

柯：(嘆氣)唉！(坐下)

瑛：(關心)到底是為了甚麼事？(坐下)

柯：(嘆氣)唉！淑瑛，講出來妳也不喜歡聽的。

瑛：是不是公司老板給你氣受？

柯：不是。

瑛：是不是跟同事罵了架？

柯：也不是。

瑛：那你嘆氣幹甚麼？

柯：我到媽那裏去了。

瑛：（不解）你去媽那裏了，她怎麼了？

柯：她說，不孝有三，無後爲大。

瑛：哦，我明白了，她一定又說，我們無兒無女，你又沒有兄弟，不要斷了李家的香火。

柯：是的。

瑛：那你怎麼對她說？

柯：我有甚麼好對她講的？

瑛：那她還說些甚麼？

柯：她說——她想了一個辦法。

瑛：甚麼辦法？

柯：她——她叫我——叫我娶一個做小。

瑛：（氣惱）吓，媽竟然這樣講？哼，現在是甚麼時代了，想不到還會有這麼古老守舊的頭腦。

柯：她老人家說，小的會尊重你，將來生出來的小孩會叫你做媽，叫她做阿姨。

瑛：（憤怒）文柯，難道你也贊成了？

柯：我剛才都說你不喜歡聽的，是妳逼我講出來，現在我講了出來，妳又要生氣。

瑛：（難過）哦，我不應該生氣嗎？

我爲了醫她，所以雖然有了身孕，還要出去捱粗工，終於捱到流產了，才會搞到不能再

有小孩子。但是現在環境稍爲好轉一點，你們就想要娶小的，你們這樣對我，實在是太沒有良心了。

柯：（厭惡）好了，好了，媽只是這樣說說，我又沒有做出對不起妳的事來，不要再說了，我們進去吃飯吧！

第二場：

人：柯、迹、邁、瑛、明。

景：迹客廳——迹書房——迹飯廳

（明開門，見邁；邁手拿一大信封）

明：（愉快）志邁，是你呀！請進來坐。

邁：鍾太太，我找鍾阿迹，他在家嗎？（入內）

明：在，你請進來坐。我叫他出來。（喊）阿迹，阿迹，志邁來找你。

迹：（從內出）志邁，你真守信，我們約好三點鐘，你就真的三點來。

邁：李文柯還沒有來嗎？

迹：還沒有，我想等一會他就來的了。那包東西你帶來沒有？

邁：（笑）帶來了。（揚揚手上的信封）

明：（低聲問迹）你叫他帶甚麼來？

迹：（不耐煩）沒甚麼。你不要多事。（明不悅）

柯：（入內、愉快）志邁，你來了很久嗎？

邁：剛來不久，我們正在等你呢！

柯：秋明姐，怎麼不見家強和家慧？

明：他們到小朋友的家裏去玩去了。哦，我去倒水給你們喝。

柯：噢，秋明姐，不用客氣了。

迹：（向邁）志邁，喝杯水好嗎？

邁：鍾太太，不用倒水了。你真客氣。（向迹）鍾阿迹，我們可以開始沒有……

迹：好的，我們到書房裏去談吧！那裏靜一點。（向明）秋明，（不用倒水了，我們要到書房裏去談談。）

（迹、柯、邁起身走進書房）

明：（困惑）不知道搞甚麼鬼，三個人這麼鬼鬼祟祟的，還要跑進書房裏談。好，讓我想辦法去偷看他們。看看他們到底搞甚麼鬼？

（明至飯廳，即出房外，腳站小木橈，抬高腳由房板上偷看）

（柯，迹圍着邁，邁面前放着大信封）

柯：志邁，其實你選就行了，何必要問我們呢？

迹：是呀，志邁，我想你的眼光也差不到那裏去的。

邁：不。還是慎重一點，給大家看看有甚麼意見。

（邁打開信封，原來是一疊女人相片）

明（心想）哎呀！原來他們三人，躲在裏面看女人相片。

柯：（笑）哈哈，志邁，這張不錯呀！

迹：（笑）我看還是這張好。

邁：那張？阿迹，給我看。（搶迹手中相片看）

柯：（側首看邁手中相片）唔，真漂亮，給我看。

明：（咬牙切齒）好呀！男人真可惡，竟然敢瞞着我，在這裏偷看女人的相片。唔，一定是文柯沒有兒女，所以想在外面拈花惹草。好，讓我去把淑瑛叫過來，看你李文柯還能逃到那裏去。（下木橈出）

迹：這不能單看相片，也要看看真人才行。

柯：也不能單選漂亮的，還要看看她的表情、動作、還有其他各方面。

邁：我也是這麼想。（拿出剛才那張）不過剛才你們選出來的那張，表情神態語氣都不錯。

柯：（笑）真的，那我和鍾阿迹的眼光真不錯啊！

（明、瑛急忙返回飯廳）

瑛：（急忙）明姐，在哪裏？

明：就在書房裏面，妳讓我先站上去看看。

瑛：不，明姐，讓我先上去。

（明、瑛爭着搶站在木橈上，兩人跌倒，迹、柯、邁均出）

迹：（急忙）甚麼事？甚麼事？

柯：（詫異）淑瑛，妳怎麼也來了？

迹：唉！秋明，妳在幹甚麼？

（明尷尬起身，瑛急起身，衝入書房，又跑出來）

瑛：（疾聲）文柯，你幹的好事！

柯：（愕然）吓，我幹了甚麼事？

瑛：（泣）你還問我，你問你自己好了。

柯：問我自己，我有甚麼好問的，妳跑到別人家裏又哭又鬧的，像甚麼樣子？我看一定是妳的神經有問題。

瑛：吓，你還敢說我神經有問題，我問你，相片呢？

柯：相片？甚麼相片？

明：文柯，你不要裝蒜，淑瑛說的是女人相片。

柯：女人相片，我那有甚麼女人相片？

迹：（以手碰柯，低聲）就是剛才我們看的那些。

柯：哦，你說那些，那些不是我的。（以手指邁）是志邁的。

邁：（支吾）不，不是我的，是工作上——是……你們在吵甚麼呀？

瑛：哪，志邁根本就不知道你在講甚麼，你還想賴志邁，硬說那些相片是他的。你現在有了兩個臭錢，就想娶小老婆，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明：是呀！李文柯，都是你不好，就算淑瑛不能——你也不應該在外面招三惹四，做出對不起淑瑛的事來。

邁：（為難）唉！你們不要再吵了，好不好！

迹：秋明，妳還講這些幹甚麼？妳少講兩句行不行？

明：哎呀！剛才你幫李文柯挑選相片，現在你還要幫他罵我們，真想不到你這個人連一點正義感都沒有。

邁：不要吵了，有事可以慢慢商量，相片的事，你們遲早總會明白的。

迹：志邁說得對。你們聽清楚沒有？有事可以慢慢商量，問題總會解決的。淑瑛，妳不要誤會，其實——

柯：（惱羞成怒）不要講了，就算那些相片是我的又怎樣？淑瑛，我現在不跟妳多說，妳要吵要鬧，回你自己的家裏吵去，不要在這裏騷擾別人。（走）

瑛：（追喊）文柯——文柯——（泣）

第三場：

人：柯

景：柯臥室——柯飯廳

（柯穿睡衣起床，很着急地看鬧鐘）

柯：（自語）哎呀！已經快八點了，淑瑛爲甚麼不叫我起身？鬧鐘又不響，糟了，今天一定遲到了。（喊）淑瑛，淑瑛——

（柯找衣服穿，找不到，走出飯廳，自己熨衣服）

柯：（自語）淑瑛不知道跑到甚麼地方去了，連衣服也不替我熨，我今天要上班，她又不是不知道。熨衣服，真是太容易了！我自己也會熨。

（柯熨完衣服，熨襪子）

柯：（自語）等我熨完這雙襪子，就大功告成了，有甚麼難？哎呀！不好，爲甚麼會有焦味的？

（柯拿起熨斗一看，原來整雙襪子貼在熨斗上）

柯：（自語）天呀！原來是熨斗太熱。哎呀！不好了，救命呀！

（柯換好衣服去餐桌上吃早餐，一看，甚麼也沒有）

柯：（自語）今天淑瑛是怎麼搞的，哦！我想起來了，她還在生氣，她故意不理我，原來是「太太罷工」，好，罷工就罷工，難道沒有妳，我就不吃早餐不成。對了，要冲咖啡——咖啡——

（柯拿起暖水壺一看，沒有水，只好拿起電水煲要去煲水）

柯：（自語）吓，插電水煲的那條電線放在那裏，真奇怪，找來找去找不到。（看錶）哎呀！不好，我要遲到了，還是喝杯冷水算了。

（柯開雪櫃找冷水，也沒有）

柯：（自語）真是豈有此理，樣樣東西都跟我作對。（開水喉水喝，笑）這樣還不是一樣可以解渴！

第四場：

人：柯、瑛

景：柯客廳——柯飯廳

（柯提公事包放工回，瑛在客廳看報紙，柯放下公事包去飯廳）

柯：（自語）又沒有飯吃，看情形，這樣冷戰下去也不是辦法，還是要使戰爭儘早結束！

（柯走出客廳）

柯：淑瑛——淑瑛——

瑛：（有氣）幹甚麼？

柯：我是來找妳評理的。

瑛：評理，跟你這種人也有道理可講？

柯：當然了。我在外面做工，辛苦了一大天，還不是爲了要賺錢回來維持這個家。可是，妳呢？

妳呆在家裏一整天，飯也不煮，水也不燒，妳這是甚麼意思？

瑛：甚麼意思？這是我的家，我愛做就做，不愛做就不做？有誰規定我一定要服侍你的。你

想找人服侍你，不會去找小老婆去。

柯：（生氣）找就找，你以爲我不敢找！我——我現在就去——噯，（柯走兩步，突然反身）

哎呀！不好——（跑入內）

瑛：（自語）哼，說走又不走，不知道在搞甚麼鬼！

柯：（返客廳）淑瑛，妳這個人，真是不分青紅皂白，完全不可理喻，妳看見我找女人了嗎？妳爲甚麼要冤枉我？

瑛：那麼，那些女人相片——

河：唉，妳還提那些女人相片，都說——哎呀！又來了——（跑入內）

瑛：（自語）說話吞吞吐吐，講了一半又不講，真是莫名其妙！

柯：（返客廳）我不是告訴過妳，那些女人相片都是志邁的。

瑛：我才不相信呢！

柯：妳不肯相信，我也沒有辦法。

瑛：志邁要那些相片幹甚麼？

柯：這——我不知道。

瑛：你沒騙我？

柯：沒有，沒有。淑瑛，妳不生我的氣了吧！

瑛：我雖然是在生你的氣，其實我也是在生我自己的氣。

柯：你這話是甚麼意思？

瑛：那天是我太小氣了，不應該不問清楚，就在別人家裏大發脾氣，以後我再也不做這種事了。

柯：這事是出於誤會，不必再提了。

瑛：再說，一個快樂的家庭，就是要有幾個孩子來忙忙碌碌，吵吵鬧鬧的，而我們——卻沒有孩子。

柯：淑瑛，凡事不能強求。人生只不過是幾十年光陰，我們又何必要求生命要求太多呢！妳放心，就算再過十年八年，我也不會變心，也不會娶小老婆的。

瑛：我以後再也不懷疑你了。

柯：哎呀！我——（往裏跑）

瑛：（一怔）怎麼？文柯今天真奇怪，他在忙些甚麼呢？（喊）文柯——文柯——

柯：（無力，返客廳）來了。

瑛：文柯，你怎麼了？

柯：我——我今天早上，喝了水喉水，怎麼知道肚子整天不舒服，剛才已經是第十次上廁所了。

第五場：

人：明、迹、強、慧、柯、瑛。

景：迹客廳

（迹在看報紙，明在做手工，強、慧在地上坐着玩電動火車）

慧：（突喊）哥哥，你看，火車出軌了。

強：不怕，家慧，火車出軌，只要不翻，搭客就不會受傷的。

明：家強，你怎麼知道？

強：老師說的。老師說撞車就慘了。搭客們會受重傷和死亡的，就好像林鴻文的爸爸和媽媽一樣。

慧：哥哥，林鴻文是誰呀？

強：他是我班上的男同學。

明：他的爸爸媽媽怎麼了？

強：林鴻文的爸爸媽媽，在上個星期，就是因為發生車禍而死了。現在林鴻文家裏甚麼人都沒有，好可憐呀！

慧：媽媽，他這麼可憐，我們叫他來我們家裏住好不好？

強：那不行，妳會跟他吵架的。

慧：我不會的，我會把玩具都給他玩。

強：妳說不吵，到時候妳還是會吵的。

慧：我不會的。媽媽，我們叫他來住好不好？

明：家慧，媽媽不能作主，你去問爸爸吧！

迹：（放下報紙）家慧，妳不必為林鴻文擔心了。報紙上說，已經有人要領養他了。

慧：領養？爸爸，領養是甚麼？

迹：領養就是領他回去，撫養他，好好照顧他，給他一個家，明白嗎？

慧：爸爸，我明白了。

明：（自語）領養？不錯，領養。（笑）

NATIONAL UNIVERSITY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述：秋明，妳在想甚麼？

（柯、瑛入）

慧：李叔叔，李阿姨。

強：李叔叔，李阿姨。

柯：乖。

瑛：乖。

明：家強，你帶妹妹進裏面玩去。

強：好的。（收拾玩具和慧入）

明：淑瑛，我正好事想找你們，你們就來了，坐呀！

瑛：哦，你找我們有甚麼事？（瑛、柯坐）

柯：不是看見阿述有女人相片吧！（衆笑）

明：哦，不是，不是，我已經替你們想到一個好辦法了。

瑛：想到一個好辦法？是關於甚麼的？

明：是關於——關於妳和文柯那天吵架的事。

瑛：我明白了。明姐，妳的辦法，是不是也和我家婆的辦法一樣，想勸文柯娶一個小的。

明：不是的，我才不會這樣想。

述：妳有甚麼好辦法，快點講出來吧！

瑛：是呀，妳快點講吧！

明：我的辦法就是——想勸你們領養一個兒女。

瑛：領養？

柯：妳勸我們領養？

明：不錯。在你們的家裏，缺少了一個小孩，就覺得生活很寂寞單調。但是你們不想想，在這個世界上，有許多小孩子是失去母愛，失去父愛的，他們的感情失去依靠，他們的生
活乏人照顧，他們是多麼的可憐呀！假如你們能領養一個、或是兩個，不是對雙方都好
有好處嗎？

(柯、瑛互望一眼，還在猶疑)

迹：(愉快)想不到妳今天忽然變得聰明起來了。文柯，淑瑛，既然你們想要小孩子，你們又何必一定要斤斤計較是不是自己親生的呢？所謂「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我們愛自己的小孩子，也要愛別人的小孩子。這些小孩子經過我們不斷的以愛心去灌溉，扶植、施肥，將來都會長大，成為國家、社會有用的好公民，這是多麼有意義的呀！

瑛：我明白了，如果我們領養了一個小孩子，我們愛他，他也需要我們的愛，就算他不是親生的，其實也就等於是我們親生的一樣了。

柯：淑瑛，妳說得不錯，如果我們領養了一個小孩子，我們就可以建立一個快樂美好的家庭，以後我們再也不必為這個問題發生爭吵了。

明：(愉快)那好極了，既然你們兩個都贊成了，那你們就決定去領養一個吧！

第六場：

人：瑛、柯、邁、迹。

景：柯客廳

(明、迹坐在沙發，桌上擺着禮物，邁拿禮物進)

迹：(愉快)志邁，你也來了。(邁入坐下)

邁：(愉快)是的，昨天晚上我接到文柯的電話，他說他的兒子今天滿月，請我來他家裏慶祝一下。奇怪，我怎麼不知道文柯生了一個兒子，他是不是真的生了一個兒子？

明：(笑)志邁，當然是真的，現在他們正在裏面替B仔換尿布，等一下你就會看見了。

(柯、瑛出，瑛手抱B仔)

柯：(愉快)志邁，你來了，歡迎歡迎。

邁：文柯，恭喜你們，這是我送給B仔的小小禮物。(遞給瑛)

瑛：謝謝你，你太客氣了。

明：淑瑛，妳的家婆也會來嗎？

瑛：會的，她等一會兒來。

邁：我也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你們。

柯：甚麼好消息？

邁：我所編導的那個話劇不久就可以排演了，因為我已經選好了女主角。

迹：（喜悅）真的？那真是太好了。

明：（詫異）阿迹，志邁說的是甚麼話劇呀？

迹：哦，他在業餘參加了一個話劇團，負責編導。上次還叫我和文柯幫他們選女主角呢！

瑛：（質問）文柯，爲甚麼我沒聽你提起過？

柯：志邁說，在事情還沒有成功之前，他不想太早公開呀，所以我一直沒有告訴妳。

明：（想起）那麼，那些相片——你們是在選女主角嗎？

迹：（笑）當然是了，不然你以爲我們在幹甚麼？

明：（尷尬）哎呀！我還以爲你們在——我還去通知淑瑛——噯——

柯：（笑）別提那些了，大家還是進去吃頓便飯吧。

（衆歡笑聲）

劇終

／張瑞星

曹禺・『王昭君』



* 曹禺一九七八年攝〔張雅心〕

雖然曹禺最著名與藝術成就最高的劇作都是他五十年代以前的作品，他今天仍然是最受讀者與觀眾歡迎，同時最具國際聲譽的現代中國劇作家。三十年代以來，曹禺一直執現代戲劇牛耳，對近五十年來的戲劇愛好者與讀者，無疑影響深鉅。在這裏，他的「雷雨」、「原野」、「北京人」、「家」諸劇更迭成為教育文憑考試中國文學科課本。他的「原野」，去年由劇藝研究會盛重演出；香港戲劇界也經常演出曹禺作品（包括他的近作「王昭君」），甚至還舉辦曹禺週呢。年初曹禺與英若誠到美一行，夏志清、叢桂、劉紹銘、水晶等更特地給港台報刊撰寫曹禺在美報導。可是他的作品遠比他同時代的劇作家作品更「深入民間」。

去年二月，曹禺出版了他五十年代以來的第三個劇本「王昭君」（五幕劇／四川人民出版社）。這個劇本與他的「膽劍篇」（與梅阡、于是之合編）一樣，是一齣歷史劇。

然而，寫「王昭君」的曹禺，儘管他的語言文字功力寶刀未老，還是那麼精鍊，甚至流麗到近乎浪漫，但他實際上已遠離了寫「雷雨」的曹禺，也遠非受契珂夫影響的曹禺了。

當年寫「雷雨」對曹禺來說是「一種情感的迫切的需要」，而如今寫「王昭君」呢？我們相信不是，曹禺自己也說不是，寫「王昭君」，是一項「任務」。這使我想起張愛玲寫長篇小說「赤地之戀」，也是被授權的任務，而且大綱都是固定的，結果她自己寫來「非常不滿意」。但作為讀者，我仍然覺得雖然它的悲劇氣氛太刻意了些，但個別場面處理得很動人，起碼女主角弋珊這個女人使人喜歡。但曹禺呢，曹禺卻立意寫「個笑嘻嘻的而不是哭哭啼啼的王昭君」，而且是一個可能為指示他任務的人贊成的王昭君。除非他言不由衷，否則我們很難同意曹禺寫「王昭君」還有甚麼「複雜而又原始的情緒」。事實上，我們讀到的「王昭君」，第一幕之後，正表示了曹禺在努力完成「有利於民族團結」的任務。

曹禺早期作品受契珂夫（此外還有易卜生與尤金·奧尼爾）影響，他當年在「日出」跋文中自承這點。但是到了「王昭君」，除了第一幕，我們看到的是善惡分明的對比。這顯然不再是契珂夫的風格了。（雖然這也不是一個生命境界成熟的作者對人性應持的態度，但戲劇傳統自有此英雄與惡人強烈對比的典型；戲劇在此的定義，也就因而是漢密敦所說的：「表演人與人之間的意志力的奮鬥」。）也因此，「王昭君」在許多地方，簡直就是煽情戲，尤其是到了最後一幕。典型惡人如休勒如王龍，便是「極端份子」的例子。溫敦則魂牽夢縈着他「烈火一般的野心」，曹禺沒有把他寫成莎翁筆下馬克白式的痛苦心靈，而使他漸漸成爲一個殘酷的小人。

曹禺在「王昭君」的第一幕流露出他「悲憫的心情與眼睛」。但這幕中更動人的角色，卻是孫美人，而非王昭君。更具悲劇色彩的角色，也是孫美人。王昭君在本劇並非悲劇人物（而這齣歷史劇也非悲劇或喜劇。王昭君並不是個真正笑嘻嘻的王昭君），她是個「革命女性」，要像流水般流出牆外。

曹禺寫孫美人，寫「舊女性」的消逝，用她來烘脫出王昭君「軒昂」的形象。但是到了第三幕，我們從阿婷潔口中，知道王昭君並非此劇唯一的「女英雄」。在她之前，單于已故的玉人閼氏是個比她更完美的形象，王昭君只是個「替身」。

「王昭君」是一齣「反傳統」的歷史劇。它的王昭君，不是哭哭啼啼出塞和番的怨王嬌，而是開朗活潑的「和平團結外交大使」。但是曹禺卻拾回一些民間傳統（有趣的是，這些「迷信」是作者國家當局要掃除的「封建餘毒」，曹禺卻置諸此劇，也可說是「反傳統」吧），如第十八頁王昭君侍女盈盈說孫美人：

盈盈 從前她明白的時候，總說她母親生她的時候，夢見日頭撲在懷裏，才生下她來。……

第廿六頁也有類似的「迷信」：

姜夫人（又軟下來）我的活命寶呀！你跟別人不同。你生下來，滿屋噴香，月亮撲在你媽的懷裏，才有了你。看相的說，你是天上的，命定要當皇后的。……

而最不可思議的是最後一幕結束時，王昭君把合歡被送給一個受災的老頭，而老頭兒一接過合歡被，「忽然刷地變成一隻金色的大雁」，合歡被呢——

盈盈 那合歡被，一陣風把它吹起來，就悠悠悠悠地跟着那金色的大雁飛走了！飛上天去了！……

「驚奇地仰望」的王昭君與單于則大呼神明顯靈。

像這樣「驚天動地」的事，我們當然也不必斥為「封建」、「迷信」，它畢竟是曹禺的象徵吧了，只是不像「歷史劇」，不像「歷史唯物主義」。但我們不禁要想起，四十多年前曹禺在「雷雨」序文中的，那是他對「宇宙間許多神祕的事物一種不可言喻的憧憬」。

曹禺寫「王昭君」時，他對神祕的事物的憧憬恐怕所剩無幾了，「對那些不可理解的現象睜大了驚奇的眼睛」的情形也不會太多，但他仍似乎快樂地為「王昭君」接上這條「至誠感天」的尾巴，試圖更進一步闡明他「劇以載道」的任務。

舞台上大師

在蘇聯的某個地方，某間精神病院的病房亮起燈光，在台上的是阿力山大，一個精神還算正常的異端份子，伊凡諾夫，一個徹底的精神病人，還有九十六人組成的倫敦交響樂管絃樂隊。樂師們開始奏樂，但只過了一會便完全靜寂下來，雖然他們仍繼續彈奏的動作。伊凡諾夫以一根棒子敲擊三角震動器，全體樂師便開始啞劇表演。觀眾這才發覺原來整個管絃樂隊只存在於伊凡諾夫的想像中，於是便引起哄堂大笑。笑聲漸停，音樂漸起，觀眾也可以聽見伊凡諾夫的幻想交響樂。

儘管英國向來受罷工、失業、通貨膨脹、英鎊下跌、種族情緒高漲等等問題的困擾，有一個團體卻是超然物外、沾染不上這種種的「英國病」的。英國的戲劇仍在蓬勃發展，這都是那一群富有想像力的劇作家的努力成果。其中最有創意常常最令人迷惑的是湯·史鐸拔。「這個世界上沒有其他比他更好、更滑稽、更有趣的劇作家了。」紐約時報的劇評作者尊·里奧納說。

無可置疑的，史鐸拔是繼哈洛·賓特和尊·奧斯本以後受到最高評價作品在外國上演次數最多的劇作家，而他的觀眾範圍也比賓特的廣，也不像奧斯本的局限於地域性。已經有三

百五十個劇團在十九個國家上演過他的劇作——從匈牙利到日本，從南美至南非——他的劇本也被翻譯成三十種文字出版。他的作品，如『洛山克拉剛帝斯和顧登史登死了』、『跳高選手』和『偉構的曲解』都被世界各大學列為研讀對象，這是幾個少數仍在世的劇作者所能獲得的殊榮。照倫敦時報的劇評作者伯納·勒溫的話，便是：「湯太好了，好得有點不真實。」

年方四十三歲的史鐸拔，或者這只是他的起步而已。一個史鐸拔回顧展已經上演，包括幾個他最好的獨幕劇。在一九七七年，他改編了維拉帝米爾·拿破夫夫的作品『絕望』成電影劇本，由德國的雷內爾·法斯賓特執導。BBC電視也上演他的新電視劇『職業污點』。七七年秋天，他的舞台劇『好人有好報——給演員和管絃樂隊』開始在世界各地作超過六十多場的演出。從倫敦上演時的反映來看，『好人有好報』又一次證明了史鐸拔作為一個語言、想像、手法和幽默大師的地位。但這個劇本，和『職業污點』一樣，顯露了劇作家的方向轉變，他越來越關心起人權運動來。

史鐸拔不同於一般公式化的創作天才的模式。他既不禁慾也不放蕩，從未挨過餓，或居過陋巷，或患過肺病。他也不曾因獻身藝術而變得神經顛倒。美國的製作人依理特·馬丁說：「事實上，湯是我合作過的最聰明最清醒的劇作者。」

而史鐸拔的境遇，正如他的劇作一樣，同是似是而非的。這個批評家稱為莎士比亞、蕭伯納和王爾德的繼承人的作者，原名是湯姆士·史特拉沙勒，一九三七年在捷克的芝林城出生。八個月大時，他一家人搬去新加坡，他父親是那裏的霸打鞋廠的派駐醫生。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南亞爆發後，湯姆士和他的母親跟弟弟疏散至印度。史特拉沙勒醫生自願留下來，加入英軍部隊當志願醫藥人員。較後時他死於日軍的戰犯集中營中。

居住印度時他上的是美國多元種族學校，他說那時所講的英語帶着「捷克——中國——美國語」的口音。一九四五年年底他的母親改嫁一名英國軍官，陸軍少校肯尼·史鐸拔，湯姆士和他的弟弟便改隨後父的姓。後來他們回到英國，肯尼·史鐸拔在雪菲爾附近的鋼鐵廠找到一份當推銷員的工作。在學校裏，湯除了在數學有些表現外，此外便平平無奇。史鐸拔自己承認：「因為我的旅行經驗，我覺得比其他同學高人一等。」他繼續說：「但我也不是讀大學的材料。」

年輕時，史鐸拔的志願是做個駐外國的新聞從業員，「伏身在非洲的某機場上，而機關鎗的子彈從我的打字機上呼嘯而過。」因此他十七歲時便離開學校，加入畢里士多的一家日報，西方日報，當一名跑當地新聞的記者，週薪是兩英鎊。四年後，史鐸拔轉去畢里士多晚報，我為一名二流的劇評人。他說：「我對舞台劇簡直是一竅不通，不過我和畢里士多舊劇院那班人成了朋友，我常常走過去看他們在做甚麼。」

終於在一九六零年，史鐸拔搬去倫敦，替一家名叫「幕」的短命雜誌當自由撰稿人和劇評人。他在報館集中的費里特街求職，但都不成功。因為這個原因，還有「我對當記者的興趣已逐漸減少」，史鐸拔開始把精力花在寫短篇小說和電視廣播劇上。史鐸拔回憶說：「我對文字的興趣不是一項新發現，而是這個興趣一直都存在着。」

一九六四年，在福特基金會的贊助下，史鐸拔前往柏林參加一個劇作研討會，在那裏他首次發表了後來成為「洛山克拉剛帝斯和顧登史登死了」的第一個版本。差不多有兩年的時間，這個劇本在無數個製作人的手中轉來轉去，最後在一九六六年的愛丁堡戲劇節上由一小群來自牛津大學的發燒友將它搬上舞台。

差不多在同一段時期，史鐸拔出版了他第一本也是唯一的一本相當超現實主義的小說：「馬圭思伯爵和月亮先生」。「我對那本小說充滿信心，以為會一舉成名。」史鐸拔說。「但對劇本卻沒抱多少希望。」但事實上那本小說卻沒引起多大的注意。羅拔·拜登，英國最受人尊敬的劇評人之一，在「洛和顧」上演至第二個星期時看了這齣戲後，在「觀察家」上稱讚是繼尊·阿登之後最重要的初演。國家劇場的肯尼·戴南看了那篇劇評後立刻召史鐸拔去倫敦。「究竟是甚麼一回事？」化了整整的一個小時討論「洛和顧」後，史鐸拔這樣問戴南。「為甚麼你要研究這個劇本？」「難道沒有人告訴過你嗎？」戴南咆哮說。「我們下個檔期就上演。」

舊劇院上演「洛山克拉剛帝斯和顧登史登死了」時立刻引起哄動，哈洛·霍生在倫敦的星期天時報喝采說：「這是英國劇壇多年來最重要的盛事。」二十九歲的史鐸拔立刻成了名人。他說：「真的令人大吃一驚。我好像一下子連中三元，自己也覺得大惑不解。」

繼後一連串的成功劇本，包括六八年的「真正的幫辦警犬」，七二年的「跳高選手」，

兩年後的「偉構的曲解」和七六年的「家醜和新疆地」都再而三的證明史鐸拔的才華，他真的懂得戲劇。劇本也給他帶來了財富，他過得舒服，但並不奢華。「我像自己所能想像的一般富有。」史鐸拔說，又補充說他在英國雖然須繳納最高一級的所得稅，他卻「從未想過」要離開英國成爲一名「稅務放逐者」。他現在和現任太太米蓮和四個兒子（兩個是前妻所生）居住在史勞附近的一所迂迴曲折的鄉下房子裏。米蓮本身也不是平凡的人物，她是一家藥品公司的董事經理，著名的保健作家，和丈夫一樣，也是煙癮甚重。兩人都是辛勞的工作者，不喜應酬，他們兩夫婦選擇在家款待自己一小群的朋友。

史鐸拔的劇本不論在讀或演出時都令人覺得流暢明快，他卻承認說寫時不但緩慢而且痛苦萬分。「這像兩種不同的本能的奇異競賽。」他說。「你必須先知道會發生些甚麼才能開始寫作，但是將會發生甚麼卻由已經寫了些甚麼來決定。」史鐸拔常常化數月的時間思索某個概念或研究某個題材。爲了寫「偉構的曲解」，他費了三個月的功夫閱讀喬叟、左拉和列寧的著作，而且還作了筆記，這幾個人都是劇本內的角色。史鐸拔是個長期性脫稿的作家，也是個費盡心思的完美主義者。他亦曾摔壞了幾隻打字機，因爲「我想不到適當的字或句子」。雖然史鐸拔被公認爲一名博學多才的作家，他卻一再的強調自己知識上的不足。「我喜歡在訪談中胡說八道扮鬼扮馬，因爲我的時間都花在掩飾一些我不懂的事物上——包括一大堆我不會讀過的文學作品的事實。」他說。「我的自修一向來都跟不上我的寫作。如果你不在適當的時間內閱讀某些書，你便錯過了機會。我應該早在二十歲時便閱讀『包法利夫人』，而不是等到三十歲。而我還不會讀過托洛普、撒格雷和華特·史各的作品。」

這無疑是遺憾的。但現存的劇作家中恐怕沒有其他人能超越史鐸拔的了。「在現時，我想不到有其他人能像史鐸拔先生一樣的把英文操縱到那種得心應手的程度。」劇評人奇里夫·班斯說。「沒有人能像湯那樣使用英文。」英國演員邁克·賀登也有同感，他是「跳高選手」的主角，演出超過兩百多場。他說：「到了演出最後一場時，我仍然被其神奇的文字排列而突然大吃一驚。我不斷的對自己說：我知道他的意思了！原來這就是他的意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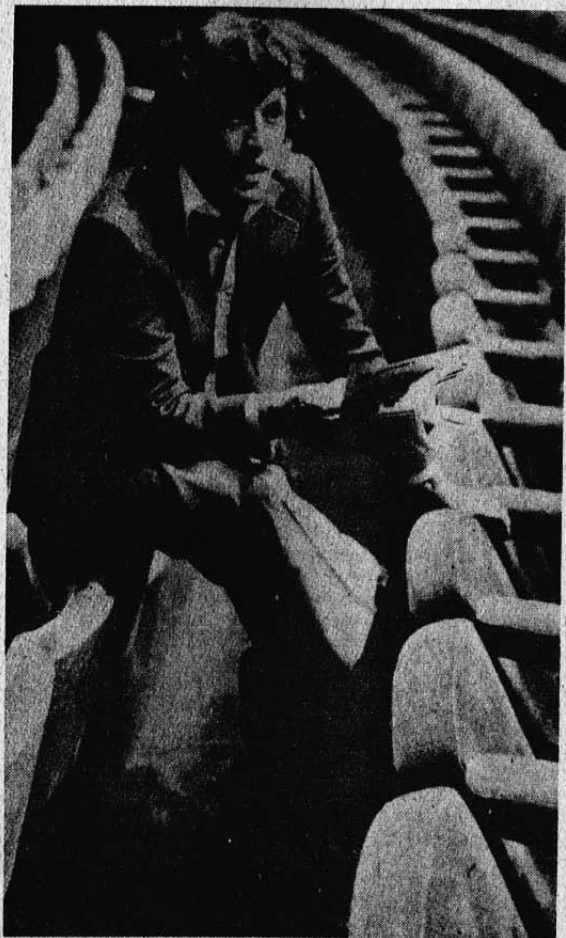
史鐸拔的言語技巧，配合着他那罕見的能把腐朽化爲神奇的能力。他的劇本，是內容決定形式，形式亦決定內容。「洛山克拉剛帝斯和顧登史登死了」的概念是由史鐸拔的代理人

所提供的，他指出把「哈姆雷特」裏的這兩個跑龍套的角色加以發展將是個有趣的嘗試。他寫「好人有好報」，是因為倫敦交響樂管絃樂隊的指揮安內·貝溫向他提議寫一個包括一支管絃樂隊的劇本（貝溫替劇本作曲）。創作「家醜和新疆地」是史鐸拔向他的朋友，導演愛德·伯曼的致敬。

「在某些地方，史鐸拔和莎士比亞有些相似。」特華·南說，他是皇家莎士比亞劇團的導演。「莎士比亞是受委任寫些在宮庭宴會中演出的劇本，因此他必須把某些材料加插進去。戲終時，也討好了某外交官，攏絡了某國，褒揚了女皇等等。可是他的作品也竟能超越了這些俗性。」同樣的，南補充說：「史鐸拔以前人從未用過的方式替BBC電視台寫長三十分鐘的劇本。如果你叫他寫個十七幕或長達三日的劇本，他也一樣做得到，效果令人迷惑。」史鐸拔的作品令人目迷五眩的一個原因是他的文字的表演方式。在「偉構的曲解」中，他以整整三頁的長度寫喬哀思和左拉以五行俗諺的方式交談。他喜歡大量的應用雙關語，令莎士比亞也有自愧不如（「這是我老爸的藝術」），因為這樣，反而不見絲毫的說教意味。史鐸拔把無形的對話和有形的幽默相揉合，像「跳高選手」裏講述的便是一群雜技藝人，他們是由「大學體操隊裏較有哲學性和哲學系裏較有體操性的成員」所組成。他和悲劇與喜劇玩偷偷看的遊戲。「史鐸拔的出色笑話令你大笑，」貝溫說：「但十秒鐘之後你卻因曾經大笑而覺得羞恥，因為那個笑話的內容其實是悲劇性的。」

檢討他自己的作品時，史鐸拔也不禁會懷疑「舞台化的兒戲處理」曾否有時會掩蓋了他劇本中想要表達的「嚴肅辯證」。「以我個人來說，我很高興坐下來用心聽一齣只有兩個角色坐在扶手椅上交談的戲，可是在寫和演這兩方面必須才藝俱備。」史鐸拔說。「作為一個觀眾，我可以不必去管舞台上的挑逗動作。但是可能是我覺得沒信心或太過慷慨的關係，我在寫時往往加入太多的枝節。但我的想法是，在劇院中身和心都必須得到滿足。戲劇是一個事件，不是文章的本文。我對景象有反應。襲擊觀眾是戲劇的用處。」

和其他劇作家不同的是，史鐸拔十分關心他作品的進展，一直到最後的綵排。「他和演員們都很合得來。」南說。「我十分願意他和我們在一起，但這卻不能應用在很多其他的作家身上。他對演員非常容忍，而且準備接受改變。不過他也一樣的堅持他的本意。生氣時他



*史鐸拔在劇院

會說：「這不是我的意思——我知道自己想說些甚麼。」

史鐸拔曾經說過他寫虛構的小說是「因為我可以寫一些我可以不承認是我自己的東西的句子」，而他寫劇本是「因為對話是我自相矛盾但最受人尊敬的方式。」雖然他對諸如藝術的本質、上帝的存在、命運和階級鬥爭等問題採取模稜兩可的態度，但對某些問題他的立場卻一點也不含糊。

在過去的幾年中史鐸拔一直積極參加爭取人權運動，特別在表達方面的自由。他把所有從南非上演時所得到的版權稅都捐給國際大赦，一個設於倫敦的人權機構。他曾在很多集會上發表過演講，也寫過幾篇有力的有關蘇聯和捷克異端份子運動的新聞稿。而他兩個最新的

劇本：「職業污點」和「好人有好報」，都是對獨裁的壓制作深入的，悲喜交織的攻擊。「我不能不把那邊（蘇聯和東歐）的情況當作我們這裏一個可怕的警告。」史鐸拔說。

在一篇發表於紐約時報的文章中，史鐸拔批評西方政府不注意那個警告。「在過去，代表民主的波羅尼斯一直都緊張的和代表獨裁的哈姆雷特演對手戲。」史鐸拔如此寫道，引述那場戲中哈姆雷特試圖說服波羅尼斯相信「那朵雲」看來像一隻駱駝，然後像一隻鼯鼠，最後像一條鯨魚。「這是不是我們該告訴他們人權不是一個『內部問題』，簽請願書也不是對一個自稱文化國犯的『嚴重罪行』，而鼯鼠也不是一條血淋淋的大鯨的時候？」

把文字當作是砲彈而不是煙花來使用對史鐸拔來說還是新嘗試，雖然他自認說「我從未衝動的離開新聞學。」至於他是否會繼續這條寫作路線，他具有社會色彩的新劇本如「職業污點」——「一部諷刺喜劇，含有深入骨髓的紀實性」，他自己如此形容——和「好人有好報」是否像他早期的比較輕鬆和哲學性的劇本一般受歡迎，還得拭目以待。

不過史鐸拔至少可以不用擔憂的是，他不會只是「這個月的口味」。即使他從此封筆，他也已安穩的坐上現代第一流劇作家的交椅。「如果有人問在二十年甚至一百年後那一個英國現代劇作家的作品仍會搬上舞台，而且仍不過時，我會毫不遲疑的把湯·史鐸拔的名字寫進一份十分短的名單內。」特華·南說。

史鐸拔本身也不能肯定自己應走的方向。在三年前，他四十歲時，曾說過四十是一個男人一生中最重要的轉捩點。他雖然已開始寫一個和「新聞學有關」的新劇本，他補充說：「我不知道我是否要成爲一個在衰老中的劇作家。誰曉得呢？我可能會完全放棄劇作，做一些全然不同的工作，好像說做個園藝家。」這是可能的事，因爲史鐸拔向來都不把自己看得太嚴重，他拒絕成爲一個制度，他的劇本都是活潑潑的，以他今日地位來看，它們是早熟的。他給人的印象是：「好戲還在後頭」。「文字，文字，這是令我們活下去的東西。」顧登史登在史鐸拔的「洛和顧」裏面說。而湯·史鐸拔應用文字的方式，正是我們唯一需要的東西。

你在這裏幹甚麼？

史鐸拔寫「好人有好報」的靈感是來自安內·貝溫的提議，背景是蘇聯的一間精神病院。一開場，是阿力山大，一名政治犯，注視着伊凡諾夫，一名真正的精神病人，指揮一個假想的管弦樂隊。伊凡諾夫引動阿力山大談話。

伊：（歉意地）我知道你在想些甚麼。

阿：（瞭解地）沒關係。

伊：不，你可以說出來。那些鴉叫聲都是垃圾。

阿：（小心地）我真的不是音樂鑑賞家。

伊：我在抓桶底，就是那個聲音。喇叭怎樣？——我是不是應該忍耐？

阿：喇叭？

伊：黃銅製的，都是一把油嘴。牛油不會溶。我跟他們講道理時他們就緊閉嘴唇。告訴我，你對生菌的搬樹桐工具散佈潮濕的嫩枝經過管樂器有何看法？不要談鐘樂器。

阿：鐘樂器？

伊：我叫你不要談它。談談那個鋼琴師。

阿：我真的不——

伊：大膽。一個鋼琴師衝進來，一個連傻瓜也不敢踏上的地方——以我所有的難題，你一定以為劇烈的諷刺會放過我。我已有一隻藍屁股的低音簫，一隻藍嘴唇的對低音簫，一隻研磨風琴的金巴尼，還有一個急切需要一名皮膚科醫生的低音鼓。

阿：你的情況很有趣。

伊：我還有一個小提琴的部份，對奏小提琴來說就像海費滋之玩水球。我還有一個患結核病的尊·菲立·蘇沙的孫姪，他在該發出「嗯」音時卻發出「吧」音。還有那個猶太人的暨琴已經申請出國准證。我正在認真考慮以取得一個新的管弦樂隊。你會看樂譜嗎？

阿：不會。

伊：別擔心：鈎織品，小不點，半高低音，好人都會有好報。你很快便學會。你的樂器是甚麼？

阿：我不玩樂器。

伊：擊樂器？絃樂器？銅樂器？

阿：不。

伊：簧？鍵盤？

阿：都不是。

伊：我很驚奇。不是鍵盤。等一等——笛。

阿：不。真的。

伊：奇怪了。給我一點暗示。如果我揍你一頓，你想保護的是你的臉還是你的手？那一個比較重要？——一個禮拜坐不下去或站不起來？你看，我想把範圍縮小。我可不可以說你不能以跪着的姿勢把這個樂器貼住屁股？

阿：我不玩樂器。

伊：你說得坦白。你會發覺我不抱偏見。我曾邀請音樂家去過「我自己的家」。你知道為甚

麼嗎？——因為我們體內都有某些音樂家。任何人如果說他體內沒有音樂家，我會稱他爲「老頭固」。聽着，我有幾個吹木簫師在「我自己的餐桌」上吃飯。在公路上也有法國婊子 and 小白臉向我說過話，我是指喇叭，我是指高音笛，所以不必爲「我」擔憂，指揮先生，我和他們一起坐過，包括鼓手，共吃一盤章狄或填滿的普西民——我知道爲甚麼有人讓管絃樂隊在廚房裏吃飯，擲些頭頭尾尾，像把大喇叭拋向一頭狗的方式，我是指第二小提琴手，我是指那些獅子；我愛音樂家，我尊敬他們，對一個人來說他們是人類。我想說的是：如果我把你的樂器敲向你的頭，你需要的是一個木匠，燒焊技工或腦科醫生？

阿：我不玩樂器。如果我有玩的話我就會告訴你我玩的是那一種。但是我不玩。我從來沒有玩過。我不知怎樣玩。我不是音樂家。

伊：那你在這裏幹甚麼？

阿：我被關在這裏。

伊：爲了甚麼？

阿：因爲誹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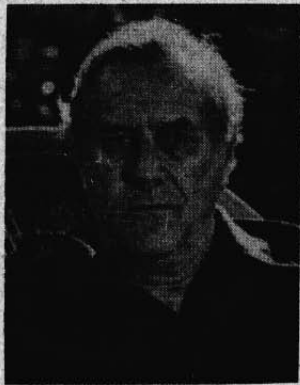
伊：真是個笨蛋。不要講任何音樂家的壞話，那些雜種不會放過。他們是動物。

阿：這是政治。

伊：讓我給你一些忠告。第一——不要混音樂於政治裏。第二——不要向你的精神病醫生坦白。第三——「練習」！

阿：謝謝你。

劇作家 巴特力·懷特



*懷特

巴特力·懷特作為一個劇作家的非凡成就就是：他的劇本『火腿葬禮』（*The Ham Funeral*）、『莎沙巴里拉的季節』（*The Season at Sarsaparilla*）、『快樂的靈魂』（*A Cheery Soul*）、以及『光禿山之夜』（*Night on Bald Mountain*），都能與歐美現代戲劇家等量齊觀。人們能看出他和那些著名藝術家有相同技巧，但卻難以把他們約束在任何相同的傳統或影響之下，因為他具有詩人獨特的觀察力，和他不斷生長的藝術能力，使他由個別中創出宇宙性。

就如在他大多數小說中的情況，除了『火腿葬禮』外，其所有劇本都能在社會環境複雜的澳洲立足生根。『火腿葬禮』的中心人物可能是從「伯明翰——或布魯克林——或姆維伯爾魯巴」而出，這劇本是以象徵手法與詩的規律來表達，但與其發生地點卻毫無關連。然而，在他另外三個劇本中，寫出澳洲人如何發掘處世經驗，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懷特為讀者創造了一種澳洲人對環境之醒覺——物質與精神——是實在與絕對的成功。他給澳洲開拓了精神境界，故在其觀察下，這國家應該理所當然地屬於他。

像每個真正的藝術家，懷特超越了他所在的環境，而把它變成爲一個藝術的共通環境。在這裏他對人生保持了詩和宗教的看法，而這種看法可從劇本中的處境、以及單純和平凡的人物中見到。懷特使人不但能看見皮膚上的毛孔，同時也能瞥見人類靈魂的奧秘。由於這現存兩種方式的融匯，使懷特成爲最出色的澳洲小說家，也是今日世界上一個最富挑戰性和最令人滿意的作家。

他的第一部小說『快活谷』（*Happy Valley*, 1939），有甘地聖雄的題詞：

「痛苦的定理，是我們人類不可缺的條件，也不可能逃避它。進步是以所受的痛苦來衡量，痛苦愈大，進步也愈大。」

痛苦的主題——因痛苦而消滅自我——是他最基本和普遍的作風，經常貫通他複雜的寫作佈局。在一自傳式的文章『浪子』中，懷特如此寫：

「無疑的單純和謙遜，僅是藝術家或完人所想要的。當想獲得它，卻未必可能，嘗試去獲得是必須的。」

所有懷特的劇本看來都很努力趨向於彰顯痛苦、單純、謙遜和榮耀。他富於理解的感性，使他對心理學和神祕含意充滿興趣。這種興趣躍出他每日必需的任務中，并認爲是任務中完備不可缺的。

在任何文學上很少見到一個偉大的小說家、也同時是一個優秀的編劇家。一些小說家會嘗試向劇院發展但都不成功。亨利·詹姆斯的失敗就是一個例子，或者英國的皮禮士理（J.B. Priestley）是一個很顯著的例外。在這方面來說，懷特卻表現了很大的能力。

由於他在小說上享有的國際名譽，他在戲劇所下的賭注，可能會帶來驚奇。在倫敦，他寫了不少次的劇本，和一個喜劇『回到阿卑斯尼亞』（*Return to Abyssinia*），一九四六年在倫敦舞台上演。事實上他所寫的這些劇本不幸都已失落，但他對戲劇的興趣卻能持久不變。他最新的文學巨著『暴風眼』（*The Eye of the Storm*, 1973），由在舞台上和在生活上都很成功的演員巴修·亨特姆士飾演主要角色之一。在故事中他的媽媽依麗莎白，亨特·是莎士比亞『李耳王』的女配角。懷特在處理巴修爵士的角色特性、和其小說與莎士比亞的『李耳王』所引起的高度共鳴，充份表現了他對戲劇的理解，同時又是『生活中的偉大創作』。

懷特第一部發表的劇本『火腿葬禮』，寫於一九四七年，是一個成長的故事——由無知到有經驗和自身的知識——一個年青的詩人，住在一個污穢的房間，他爲難之處是如何在「與鰻魚衝突下，卻同時生存」。鰻魚生存在地窖中。那裏被地主維爾·拉斯地和其夫人愛瑪所佔有。這個劇本是有關年青人陷入瘋狂泥濘雜亂的鰻魚中的生活，（可能有毒蛇）；當他見到一些光亮之前，他必須下到潮溼、破爛屋子的地窖中。

這個劇本的設景顯然是在倫敦。對懷特來說，是「一個現實和精神的墓地」，以及害怕「將來不再是藝術家，而變成最無趣的人，如同一個倫敦的知識份子」，這念頭因而使他回到澳洲。這個年青人很容易會變成瞪着天花板寫詩的無趣人，但當拉斯地太太決定請他喝茶時，他解脫了這種恐怖的命運。當他初次在地窖中見到拉斯地夫婦，這個稚氣的詩人發現了維爾·拉斯地的言語含糊、和頑固個性。後來拉斯地突然死了。

拉斯地太太決定給她的丈夫一個火腿葬禮，就像她所說的：

在這條街上從未見過。標爾·比柏拿了柴把，魯多克太太有一個羊腿，但對維爾·拉斯地來說，是火腿，如果它是寡婦的胸部！

那是一個火腿葬禮。親戚們用有關「性」的暗諷、來攻擊寡婦和年青人的關係，特別是當他倆飽吃火腿時。最後年青人趕走他們。拉斯地太太試着在床上誘姦他。那床在不久之前，是她死鬼丈夫才輪過的。他粗魯地從她懷中逃走，誇大的說：「很不幸，肉體不是最後的，答案。」然而當他自鳴清高地爬上樓梯進入他的房間，他所作所爲使他明白他不是一個嘗試去「擁有無限」的真正詩人，而只是個無知識的自負者、持着望遠鏡錯誤的一端去觀看世界。他的最後答案表現在這種形式：

你在開始。在有開始即結束。開始一定要跟着結尾。沒有結尾的。在許多將來的事件中，你會跟地窖中的形體搏鬥——慾望與同情互相糾纏在一起……

他被這種同情的人性所迷惑，而感覺到深入明白了偉大戲劇的人生：

最低限度，那女地主的詩說明了不完美肉體的外觀。戳刺與向前急衝，她向生活挑戰而勝利了。然而我的嘗試比在一空房裏自我虐待的動作好不了多少。

明白了這些，他走下去跟女地主吻別。他離開了住所，不是在生命中隨意選擇，而永遠只是生命中跳動的一部份。

這劇本的中心主力是地主。像凱撒一樣，他死後的力量比生前更大。在他身上，年青人看到他等待已久的一綫光芒：「詩人的悲劇是知道得太多，但猶豫不足。」維爾·拉斯地，一個摔跤家哲學家，在另一方面，深入看到了生命的事物。懷特以其奇異的天賦去塑造人物，他們言語含糊，但他們具有濃厚的直覺視察力。通過他們，懷特時常探索人類天性的深度、與華爾茲式的簡單言語。例如：當地主說：

我坐在這裏。我很滿足。生命畢竟是一個人剛巧就是的那樣。這屋子就是生命。我看着我充滿光明和黑暗。這就是我的白天和黑夜。這鞏固的屋子，在我的頭上展開，只是偶而我想起裸露的身體——糾結在一起，互相傷害——一個接一個——帶血的逃走……或再看這一段：

這個桌子就是愛——如果你能認識它——

一個人接受不可思議的觀察，就好像一個人接受史坦·柏加在『人之系譜』中，從一塊唾液中可以看到神那樣。這樣的句子一般是美學的雜音，但是懷特很小心地把它們拼入內容，所以他們具有藝術的流露和戲劇性的說服力。從拉斯地太太在死亡中的渴望生命，以及年青人的孤獨、悲愁、背叛、新生，一個人可以看到「達至永恒的昏眩過程」。

如果『火腿葬禮』沒有在某一社會模型中生根，懷特接下來的三個劇本，暴露了澳洲人的現實生活。『莎沙巴里拉的季節』（一九六二）講三對夫婦之謎——波申，杯爾和諾斯——在米特力街上的三家孤立鄰居。在懷特的腦海中，莎沙巴里拉像那拉恩（R.K. Narayan）的『毛古地』（*Malgudi*），或者威廉·福克納的『約那巴他花城』（*Yoknapatawpha County*），波申夫婦和諾斯夫婦的生活是「一般贊揚」的明亮鏡子，使懷特心懷恐懼的回到澳洲。

可是，懷特從不滿意只做一個諷刺家：這可從他在荒地上的表現猜測得到。在他的世界有很深的內在活力。在劇本中，誕生的基本意義，性交和死亡，即使在精神的沙漠，也被認為

是生命的延續。那裏人類關係破裂，背叛和孤立是常有的形像。懷特的描寫時常是可怖的，但其恐怖的光芒可以毀滅、也可以發出光輝。在死氣沉沉的日常生活中，如波申太太擔憂「她的亞麻子的死」，她的丈夫閱報和吃煮熟的雞蛋時模糊地覺得「在老邁有些事情發生」，讀者看出懷特的悲劇含意，沒有一個成人意識到、在他們看來舒適的生活中會有死亡。

但是懷特不是一個荒謬的編劇家，或是一個悲觀的藝術家。在劇本中的主要角色，那早熟，思春的彼此，懷特暗示着新生。彼比要經過創傷的經驗，才能明白生命的漩渦流過她父母和鄰居那禁錮、迷失、凝滯不前的生活。當他們殘酷地追蹤那春情已動的牝犬，狗吠聲的持久、陰森回音扮演了強力的潛流。這兩個世界的比較——人類和屬人類——是連接的要點。當彼比瞥見這些，雖然令她傷心，卻也加強她認識現實就是這樣。懷特以其才能很成功地表現了戲劇性的一幕，當彼比從她屋子底下出現，見到牝犬「被擒住」，以及那些狗在打架，她很慌亂地想找人談談；諾爾太太是很自然的選擇。可是當她快要進入諾爾的屋子，她看見諾爾太太帶她丈夫的朋友上床。劇作家建立了情緒上的對立和行動的壓制。或者劇本最動人的一幕是依尼·貝爾和他太太感人的和解，以及彼比因其出現而給了那沒有孩子的夫婦和解力量。

在劇本的結尾，透過想像後的稜鏡，可以見到生命分光儀中的多種色彩。茱麗亞死於懷孕。依尼·貝爾接受他太太的不斷雜交。諾斯獲得他們第一個孩子。彼比身裁增高了。在米得拉街上的生活會繼續帶着它那誕生、性交和死亡的自然旋律。當「在米得拉街上，一夫一妻制實際是沒完沒了的變動」，在彼比不知後悔地重蹈故轍，一個人所得的最後結論是，季節又再開始了：「過了，又過了，又過了，永遠，常常，常常，那是自然現象，那就是生命」。

「莎沙巴尼拉的季節」是一個很成功的劇本。它的第一幕寫得特別好。懷特不止滿足於攻擊「大澳大利亞人的空虛」、枯燥和平庸，他還給予劇本活力和力量。這可在彼比身上見到。像彼比有她的未來，而她的媽媽在羅西德利反覆陳說她失落的生命。像多產的波申太太不該有兒女，不育的波爾太太應該有兒女。像茱莉亞自殺，一個嬰兒誕生在諾斯家。像開始作小說家的教師，沒有地方可去。茱迪和倫決定在莎沙巴尼拉定居。這些看來都是對比，卻能在劇中很複雜地連接起來。

『快樂的靈魂』和『光禿山之夜』著於一九六二年。這時懷特已出版了三本古典小說，『人之系譜』（*The Tree of Man*），『賀斯』（*Voss*），『馬車上的乘騎者』（*Riders in the Chariot*）。『快樂的靈魂』是由同题目的緊湊短篇小說伸延而成。這篇短篇小說收集在他的短篇小說集『燃燒的一羣』。

懷特所寫中心人物多克小姐的個性，其特色圍繞在她莊嚴的一面。多克小姐以其天賦有破壞性的力量，熱心做好事，是對黑暗時期的喜劇所做的研究。事實上她毀滅了每一個人。她卻希望去挽救。懷特暴露了『好戰德性』中的『仁慈罪惡』，會造成很明顯的恐懼感。多克小姐的自負，嚴整的儀容，道德特性帶來很深的困擾。懷特用諷喻的手法來描寫，多克小姐的報應到來了。如真的是報應，則在劇本的最後一幕，當她在教堂出現，造成維克曼女宣教士的崩潰。她不明白這個失敗早已註定，還喜悅地試着去跟酒鬼的狗做朋友。狗不但沒有熱情地對她，反而撒尿在她身上。選如此不重要的角色來代神作最後的處罰，可說是全劇的缺點。雖然它也有喜樂光彩的幾幕，但這種效果處理得很矯揉造作。

可能懷特自認其最出色的劇本是他最後所寫的『光禿山之夜』。它雖有瑕疵，但很感人。雖然它那驚奇動人的結尾，傳達了悲劇的感受，並獲得與奧尼爾的『長夜漫漫路迢迢』和愛爾比的『誰怕維珍尼亞烏爾美？』相提並論。然而在技巧上而言，則不是懷特最好的劇本。他想像的觀點被結構上的缺點所破壞。這劇本把很多股重要的繩索連結在一起。在懷特劇本中一再出現的主題是有關西方文明的災禍。那些知識份子應該是優越的。在他某些小說中，如高貴的『馬車上的乘騎者』，和『堅固的曼德拉』（*The Solid Mandala*），他都制定了知識份子的失敗。其劇本最重要的角色曉高·史活脫英語教授被賦與人性。他寫了「一個沒有創造能力、貪淫、文學頭腦的污穢」欺騙他自己。

光禿山是「在雪梨外」，在希臘人悲劇的含義，是一個古老荒蕪的地方，喀德玲小姐和她的羊羣住在那裏。一間屋子靠近牧羊女人的草屋住着史活脫教授、他的酒徒太太米蓮、他太太的可愛護士史蒂拉、森瑪希士，史活脫的年青同事丹尼斯·格烈、和清理佣人史畢利太太。這齣戲是愛與恨交織而成；毀滅了最純潔的犧牲者史蒂拉，她被逼往光禿山的懸崖上跳下。

懷特也讓角色有贖罪感這可從他們的痛苦或死亡中見到。當他們些微的好處，被他們的舉動、反應、甚至怠惰所毀損後，他們才會認識到他人的價值。史活脫和米蓮對史蒂拉的自殺感到內疚。從這種內疚顯出他們要過新生活的可能性，就如史活特所說：「我們要再試一次。」

不過，劇中最令人懷念的角色是喀德玲小姐。她屬於光禿山。那裏的樹木，石頭，羊羣都跟她很親蜜。在她的想像中，她就是山。她使這劇本帶有希臘悲劇的音色。她那最後數言是任何地方悲劇體驗與生命奧秘的回音：

靜默會再產生——在平靜——

羊羣的世界——甚至是人類。

『火腿葬禮』的年青人已經走了一段漫長的路程，直趨『光禿山之夜』的喀德玲小姐。懷特在他四個劇本的成就之一，就是語言的使用，就如在他的小說中，他很精彩地表現出那隱藏在字句中的世界。他的劇本反映出他對澳洲人的言語，節奏，語調，成語的靈敏聽覺。懷特的劇本可涉及之事太多，因而使人忘記了他在對話中的微妙諷喻。往往其重要性不是在那角色所說的，而是在他們所沒有說的——在對話中的沉默所暗示，調亂秩序的造句法，令人記得的短句，使人驚奇和新鮮的想像，在其作風中都是完整不可缺的。給我們存留在腦海中是這種反映和有趣的詩句片斷。如（喀德玲小姐唱早晨的讚美詩）：

早晨——我愛它，甚至當它欺詐你！噢，是的，它能傷害……當冰塊在腳下爆裂時——樹叢從枝節脫落了皮……蜘蛛的網又再紡織——最初——在露水中——提醒生命從黎明開始。光禿山！我不是在這裏誕生。噢，不！但我知道它！我這麼知道它！我學習了明白石頭的沉默。只有荒蕪能明白荒蕪。我來，因為我無法不來。我嚐過小蘋果的味道——和酸杏——是前人死前種植的。在光禿山，沒有其他人。我在這裏住了這麼久，現在我已經忘了。（稍停）我不下去（指向她後面）——不下去那裏——雖然我看到光——在晚上——太陽的閃耀令人難以相信。最後，除了羊和靜默，你甚麼都不能信任。噢！是的，我現在知道！我也曾在一段距離看過這山，——在那塊光禿的地上現出潤濕的光采——在無遮蓋的石上——那是永不背叛的吻——因為它不會許諾甚麼。——」

從技巧上而言，懷特富於創作力和實驗性。他的成就，在使佈景成為整個戲劇結構中固有一部份。在他最初的兩個戲劇，他特別成功。這可能使他的戲劇很難上演，也使他的戲劇很難在舞台上復興。但是這些劇本對富想像力的製作人而言，卻有很廣的活動範圍。它們帶出豐富和多變的寓言、以及象徵的佈局。這些戲劇在演員和觀眾方面都需要很大的數量，但他們是值得的。

懷特所提出的問題是最基本和極不容緩的，而且是從人類基本狀態中提出的，無論是關係到心理學，或是日常生活中無聊的性交。懷特以一種宗教的質素來工作，他對生命中許多重要爭點有卓越的理解。人是他的譬喻，人類是他的觀眾。

□譯自 Hemisphere 一九七五年九月號



•「莎沙巴里拉的季節」一景

／秋
鴻譯

伊恩尼斯哥的戲劇世界

莫里哀（Moliere 1622—1673，原名 Jean Baptiste Poquelin，法國喜劇作家）的廿世紀門徒是尤金·伊恩尼斯哥（Eugene Ionesco）。伊恩尼斯哥注意到「科學的」政治運動——如納粹主義——是証明師父莫里哀的公理正確的現代証據。於是，他不僅在劇作『教訓』（The Lesson）中採用了莫翁的幕間表演手法，並且使其精神成爲他所有作品的核心。在『犀牛』（Rhinceros）裏，伊恩尼斯哥並沒有改變主意，而只是尋找了另一種表達的方式而已。

伊恩尼斯哥一向來受到不少人誹謗，因爲他是個爭論性人物。然而，他在戲劇文學上的地位之重大，卻是不容質疑的，他的聲音是獨一無二的，他道出了當代大部份有思想的人的心聲。他在一個墨守成規的世界裏，是一股自由的聲音。

『禿頭的女高音』（*The Bald Soprano*）和伊恩尼斯哥大部份的獨幕劇作，是建立在一種平凡的環境中，以多少現實的背景開始，而慢慢析離、爆炸、誇大直到達到了某種怪異和劇烈的境界。這種境界、或一種狂喜（*euphoria*）或悲苦（*anguish*）狀態，給推擠到極限，達到不能退只能進的地步。因此，伊恩尼斯哥的戲劇很少有普通的結局。

伊恩尼斯哥在早期的劇作中，嘗試把我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戲劇的結構上而不是某種特別的意識形態內容……。在『禿頭的女高音』裏，我們發現到伊恩尼斯哥把文學當作一種道具而不是以一般的文學方法來運用。他的一詞一句尖銳，幾乎可以充實地自行存在。

雖然伊恩尼斯哥在其劇作中避免某種思想意識，他卻希望對人類的處境，提出某種陳述。如果他極力反對布雷徹（*Brecht*）和沙特（*Sartre*）參與政治的話，他也同樣地批評那些把戲劇視為純粹娛樂的膚淺的商業戲劇。因為倘使戲劇要獲得持久的價值，它必須對基本的問題表明立場。然而，因為戲劇是戲劇，而不是哲學或社會學，它必須採取一般的、間接的立場，而不能試圖指揮觀點的思想與態度。

伊恩尼斯哥在初期的一篇論著中指出，他全部作品的誕生，存有兩種基本的感受：一是輕佻、消失性、怪異。二是：沉重、晦澀。當前者支配時，他寫喜劇；當後者支配時，他寫戲劇。然而，往往兩者同時在同一部戲劇中出現。所以，伊恩尼斯哥的戲劇常常從輕鬆、愉快的氣氛開場，而從死寂、晦澀及死亡收場——他形容這是「反精神勢力」（*antispirit forces*）的勝利。當然，這導致悲劇和喜劇的意味在他的戲劇中交織。正如他所想象的，這兩者是不能解開的。事實上，他也不肯定究竟悲劇與喜劇之間的差異是甚麼，至於喜劇，就是直覺意識到世界（人類在裏面沒有尊嚴亦沒有絕對（*absolute*）的荒謬性，因此，這個世界比悲劇世界更加令人沮喪。而悲劇世界則在人類遭到挫敗的當兒，賦予他某種高尚與意義。伊恩尼斯哥的戲劇正如法國當今其他實驗戲劇工作者，即所謂的荒謬劇（*theatre of the absurd*）一樣，時時把悲劇和喜劇混雜，使之沒有明確的區分，令我們對一些喜劇感到不寒而慄，對一些以嘲弄手法處理的人類處境的悲劇，卻感到好美。

伊恩尼斯哥是廿世紀中葉復興戲劇的其中一位推動人物。他從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之間十四年內創作的戲劇作品，使他成為當今還在世的最有創見的劇作家之一。

『禿頭的女高音』是伊恩尼斯哥對他所說的、「普遍的小資產階級……公認概念與口號的人格化，普遍存在的墨守成規者」的一項攻擊。他所遺憾的是：個人特性的毀滅，羣衆接受口號和既成概念。這些口號與概念把我們的羣居社會變成一堆堆受到中央指揮的自動裝置……

伊恩尼斯哥認為自發性是一種重要的創作主素。（他說，他寫劇本之前，心中沒有任何概念，對他來說，藝術創作是自發的。）然而，這并不意味着他把劇作視為無意義。反之，自發想像的作用是一種深思遠慮的程序，一種探索……

從『禿頭的女高音』到『犀牛』，情節的加劇與凝聚，代表着伊恩尼斯哥基本的正式原則。他的戲劇是圓形的，情節的進展往往回到最初的局面，或回到相等局面，一個零點。從這個零點進行的情節被視為徒勞的，以致它和未曾發生一樣無異。……這種風格與貝克特和Adamov（直到他與荒謬劇決裂）形成了對照。

伊恩尼斯哥戲劇的形式，是由平淡加劇、加速、累聚、擴散至突發的程度，使心理張力達到無可忍受的境地——形式如情慾高潮（orgasm）無異。接着，它必須有發洩，緩和張力，和從平靜的感受取代之。這種發洩的方式就是大笑。因此，愛奧尼斯哥的戲劇是喜劇的。……

伊恩尼斯哥的戲劇有兩大基本的主题：而兩者往往同時在同一戲劇中存在。次要的一個主题，是對今日死氣沉沉的機械化、資產主義文明，真正的感受到的價值喪失，以及生命受貶值的抗議。伊恩尼斯哥抨擊一個喪失形而上層面，人類不再對生存感到神祕與敬畏的世界。在他那嘲諷戲弄的僵化文學後面，伊恩尼斯哥尋求恢復一種詩意的生活概念。……

雖然伊恩尼斯哥無情地抨擊一種不再有神祕感的生活方式，這并不意味着他把對人類存在含意的全面理解，視為一種狂喜狀態。相反的，他嘗試傳達的是一種絕望的直覺。他的戲劇裏經常出現的主题是個人的孤獨與隔離，人際通達的困難、個人承受外來墮落的壓力、社會機械化的呆板，以及本身同樣墮落的內部壓力——性與墮落而產生的罪惡感，個人對沒有肯定的特性以及死亡的必然性所感到的焦慮。

伊恩尼斯哥筆下的世界，是蒼白、潮濕及泥濘的國度。那些被判罪而住在這個國度城市的人所住的公寓，與他們一起慢慢地沉入流沙裏。那裏沒有太陽，除非爬到極高的地方，或是碰到「光芒四射的城市」，瞧見「人造光芒」。這個國度的居民多是中年或垂垂老矣者。他們的臉孔飽歷風霜，受盡憂慮折磨，皺紋縱橫，他們的頭髮蒼白如污穢人行道上的霜雪。夫婦多半無兒無女，同病相憐。做妻子的是幼稚丈夫的母親。

在這個奇異的國度裏，人是物體，有獨立存在的物體。蘑菇在潮濕的房間裏滋長，一具屍體的雙腳不斷生長，佔據臥房和夫婦的睡床。像癌症腫瘤的細胞，這些物體繁殖，吞噬了劇中的主角。一個老太婆飛快地把椅子搬進房間裏。傢具堆成金字塔，圍住一個給埋在物件下的「新房客」；一個男人在自己的家裏給警探盤詰；一個年輕丈夫孵化巨蛋；銀行家和豬糞、老板與伙計、好管閒事的官吏小蘿卜和急進份子等等……

表面上，伊恩尼斯哥的世界似乎與我們的世界相同。那堆積的家具、陳詞濫調。引誘我們想像自己還處在熟悉的環境裏。然而，不久後，我們知道我們正在站在鏡子的另一邊。我們必須盡力奔跑，以保持我們的位置。我們腳下的世界正在沉下，空氣把我們吸上。我們爲了烤暖而生的火，吞噬了地球。一點點愛變成了浩瀚的愛情海洋，把我們溺死。土、水、氣、火血六要素熔合成「荒涼的冰天雪地，變成火海，彼此相鬥，慢慢迫近我們」。這是我們個人的惡夢世界，這個神話世界、詩人冥思的結晶，與我們軀體的祕密深處那麼隱密，遼闊如我們無邊無際的夢境。

□取材自「當代文藝評論」

Shiv K. Kumar 著 · 樂 冰 譯

印度舞台的傳統與現代

印度的傳統劇院，已超過兩千年的歷史；它在有史之前幾乎被消滅。這就是傳說中有關印度戲劇的起源。

當文明由黃金時代轉入銀色紀元，人們耽於享樂；貪婪、憤怒、妒忌和怨恨在他們的靈魂中蔓延。於是印地拉（Indra）神懇求伯刺瑪（Brahma），宇宙的創造者：「我們需要一種可聽可看的消遣。既然『古經四集』（*Vedas*）禁止較低層階級的人享用，請發善心創造另一古經給所有的人們分享。」聽了這個請願，伯刺瑪陷入深思，然後從古經中選出所有有關劇曲類的部份——情緒、音樂、滑稽戲曲和會話。

這樣地組成了『納亞維達』（*Natyaveda*），是第一部戲曲藝術的說明，而訂立：「讓這本書傳給那些聰明，有學識，不怕舞台，勤力工作的神。」可是印地拉卻很虔敬地回答道：「那些神不能接受或保存它，也不能明白或用上它。只有那些懂得古經奧秘和深思的人才應應用『納亞維達』。」

於是伯刺瑪將戲曲藝術授於伯赫刺·暮尼（Bharat Muni），他是一個傑出的聖人，以後就把這書世代相傳。

在伯赫刺·暮尼的『納亞沙斯特刺』(Natyasastra) (紀元2002年至公元2002年之世紀)，我們看到了世界劇院歷史上第一部最早期作品。它以舞台技巧去正確地處理每一個重要佈局，給許多西方劇評家、演員和製作人留下很深刻的印象。雖然同時期的印度劇院很廣泛的借用美國人和歐洲人的舞台技巧，它仍然傾向傳統表現，如在『納亞沙斯特刺』中所說明的。

這解釋了現代印度人表演為何特別強調用手勢和精緻的服裝。今日每一個印度演員都認為他自己是傳統角色的承繼人。在古典梵文戲劇，他們具有極複雜、使人困惑、姿態美妙的戲劇節目以助於其台詞之表達。人們仍相信巧妙的手勢表演，能使一個演員表現出人類的所有情緒範圍：怒、愛、謙遜、驚恐、喜悅等等。

從『吠陀經典』時代至廿世紀中葉，對印度劇院所作的簡短考察，可見同時期的劇院仍墨守其傳統方式。在古典梵文時期（大約公元五世紀），印度戲曲家卡里達薩（Kalidasa），被喻為印度的莎士比亞，他的作品已臻巔峰狀態，被哥德稱讚的重要作品『薩棍達刺』（Shakuntala），仍在全球作戲劇或舞蹈表演。這部戲的佈局富於技巧，其演員融合了姿態美和形式美。但在卡里達薩的光輝期過後，印度劇院即進入其暗淡時期。

稍後，在七世紀戲劇在另一形式下復興——叫做卡達卡里（Kathakali）。這種戲劇藝術，發源於克啦啦（印度南部），其演出仍被認為是一個很特出的舞台形式。它是一種舞蹈戲劇，融合了表演、舞蹈、歌唱和樂器。

人物角色常有變化，雖然有幾套戲是由於人物代表的色彩和面部化粧而出名：紅鬍子、代表狂妄自大者；綠色，是有德性的英雄；黑鬍子，是森林的獵人；淺色陰影是聖人的部屬、波羅門教徒和婦人；黑色是惡徒等等。

這種形式的舞蹈戲劇現在吸引了西方的注意。唐尼·瑟紀爾（Tony Serchio），紐約卡夫拉瑪馬實驗劇院俱樂部的導演，在克啦啦克拉門達倫所作的研究，贊同他的顧問傑斯·各洛多士基，認為日本的能劇（Noh）和印度的卡達卡里是今日世界上兩種最重要的戲劇形式。從七世紀到九世紀中期，劇院趨向於區域性，去迎合每一省社會與文化的需要。每個省分發展它本身語言的劇院，雖然民族傳統繼續在全國各地平均展開。舞台劇日漸增長的聲勢，和對羣衆的影響力，干擾了英國統治者。他們在印度人叛變後，採取了強硬手段去逼迫所有

流行的藝術，特別是戲劇。

一九七六年的戲劇表演法令、授權長官去逮捕戲劇公司的職員。如果他覺得「任何」表演似乎……煽動人們對政府不滿的感覺。但劇院能走法律漏洞，使演出歷史和神話故事去表現了人們的國民意識。在很多公開的歷史戲劇中，惡徒代表外國統治者，那主角當然是代表愛國者。

同時期的劇院都暗中保持相同的生活狀態、卻與正統道德忿忿的作風，執着那些敘事詩和傳說資料，以准許某種限度的性自由。

出自神聖的「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 經中的最著名的一段，從一個傑出英雄的生活表現了戲劇性的一幕。達哈瑪，一個追求真理的王子，在一場賭博中，將他所有的一切孤注一擲，結果他輸掉王國，甚至他的妻子都喇巴蒂。勝方卡拉瓦王子，接着進行羞辱達哈瑪，在大庭廣眾中企圖脫下她的衣服。在舞台上這一幕表演的尺度、有如在西方夜總會中的脫衣舞表演，供給平民觀眾想入非非的歪念。

人民劇院建立於一九四三年，當孟加拉發生大飢荒後，其復甦帶來了戲劇之新技巧趨勢，馬列思主義者的觀念學因而大大被俄國舞台所影響。這種觀念把戲劇帶進勞動階級，剝奪了習俗服飾的舞台——濃粧艷服，很精巧的佈局，詭辯的對白——這間劇院所上演的戲劇都是設計簡單、但很強烈的背叛了舊有制度，演員的姿勢、對白、毫無造作，就好像街上的乞丐，他們大聲吼叫：「我們肚子很餓！我們肚子很餓！我們來自一個很富裕的土地，然而我們卻很餓」。這種對白的聲調，時常都漸次增強，舞台上只有一塊黑布幕代替了舞台支柱，大多數的這類戲曲，演員從觀眾席上台，當演完一幕戲後，又退回觀眾席。人民劇院只用年青而熱心的業餘藝人，因而打擊了職業主義者。他們上台很熱心地力陳自我表現，最近這間劇院已放棄了密封的大會堂、而改為街頭，城市公園或擁擠的海邊。

一些特出的戲劇，由集體製作，如『新收割』，『最後的願望』，和國際著名的舞蹈劇『不朽的印度』。但是當戲劇的製作在不同地區性、各州有別的語言限制下，英語劇院（或叫做印度安哥拉劇院）卻聲稱是一間全印度人的劇院。英語仍舊在附屬陸地上被知識階級廣泛地應用與明瞭，因此這劇院，不像它的地區性的對手，而享有很高的聲望與地位。建立在孟加拉，在那裏加爾各答劇院在一九三六年由殖民地統治者的名士淑女集會、和俱樂部所

建立。繼英語劇院後在一八七八年西姆拉的業餘戲劇俱樂部，先是萊頓爵士，然後是印度總督爲它寫了一個劇本，叫做『華寶路』，總督坐在觀衆席、一張特別輝煌的沙發上親自導演。所有以英語演出的劇本，直至十九世紀末葉，都是文藝復興喜劇和莎士比亞的悲劇。然而在二十世紀的初期，蕭伯納和易卜生被公認爲與當時社會背景較有關聯者。

但自從一九五〇年印度製作人已轉向比蘭地羅，艾略特，愛爾比，沙特，米勒，安諾立，田尼斯·威廉士，高克多，佛萊和格拉姆，格林。這種對歐洲戲劇新產生的興趣最初受依布拉罕·愛爾卡西（Ebrahim Alkazi）的影響所帶入。他是國家戲劇院的導演，曾嘗試融合了歐洲和印度的技巧。他所導演的羅卡的『本那達·愛爾巴之屋』（*House of Bernarda Alba*），盧信（Rousin）的『小茅屋』（*The Little Hut*），比蘭地羅的『六演員找作家』（*Six Characters in Search of An Author*）和艾略特的『沒有出口』（*No Exit*），博得先進戲劇評論家的熱烈喝采。

在一九六四年，他從想像導演安諾立的『尤利黛茜』。他甚有技巧地將幻想與真實融匯一爐。通過技巧的舞台設計與應用音響效果：火車鳴笛聲，挑夫的吵聲，擴音器的響聲和鐘的的答聲。第二幕幕開時，奧菲爾和尤利黛茜衣着整齊出現在床上。這一幕以技巧手法，尊重信奉正教的道德處理，同時沒有防礙到這一幕原有的純潔與美感。

同時期以英語演出的印度劇院所面對的最大難題、是印度作家缺乏有水準的劇本。一般上這些劇本的特性是文學重於戲劇性。這種趨勢幸而被一些劇作家如阿瑟夫·丘琳伯海（Asif Curimbhay）和伯刺帖·沙瑪（Pratap Sharma）而有所改善。他們表現了高度的勇敢、去戲劇化了印度舞台上不大愜意的局面。

印度政府在英國舉行的首次英聯邦藝術節中，禁止伯刺帖·沙瑪的『光明的接觸』上演。因爲它毫無禁忌地描寫印度的娼妓制度。一個年輕的女孩，捲入宗教的神祕主義，被賣到孟買一個不出名的紅燈區而死。這個劇本其後在一九六七年在倫敦皇家劇院上演，而被敬爲很感人 and 注重品質的貢獻。

所以同時期的印度劇院，是傳統和現代化的廣大綜合，是民族的技巧，和編劇及演劇之術的前衛，提供了另一個研究東西方文化的領域。

馬來現代劇的發展

馬來戲劇的發展共分五個階段，現代劇即屬於最後一個階段。

第一篇現代劇是 Noordin Hassan 所寫的 *Bukan Lalang Ditup Angin*，發表時間是在一九七〇年，因此現代戲劇的創始者是：Noordin Hassan。繼後又出現了 Syed Alwi 和 Disman 等人。前者曾以 *Tuk Perak* 一劇榮獲拉薩文學獎，後者亦以 *Jebat* 和 *Protes* 揚名於馬來劇壇上。由於上述諸人的大力提倡，現代劇已成爲七十年代中期馬來戲劇發展的主流。

Noordin Hassan 的戲劇，無論是在主題上抑或是對白上，喜歡採用抽象的概念與字眼，觀眾不易理解其所要表達的思想。*Jangan Bunuh Rama-Rama* 即是最好的例子，它充滿玄妙的人生哲學，不易爲市井小民所理解。

Syed Alwi 是另一位現代派劇作者，他從事戲劇工作已有一段相當久的時間。他的現代劇代表作計有：(一) *Alang Rentak Seribu*。

(二) *Tuk Perak*。(三) *Desari*。前兩者曾榮獲過拉薩文學獎。*Alang Rentak Seribu* 無論在角色、對白或其他方面，都具有濃厚的現代主義色彩。*Tuk Perak* 一劇有更大膽的嘗試與改革。他把皮影戲、電影戲、舞蹈以及詩歌等藝術形式交織在作品裏，把新舊戲劇溶於一爐。*Desari* (寫於一九七五年) 在改革馬來戲劇所作的嘗試上，有更好的表現。它是以諷刺手筆寫成的現代劇作；在此之前，很少有這樣的作品出現。

Disman 是現代劇發展的最大功臣。他是馬大畢業生，對現代劇的研究與撰寫有濃厚的興趣。*Jebat* 和 *Protes* 使他享譽於馬來劇壇。一九七五年，*Bukan Bunuh Diri* 的出現，使 *Disman* 成爲一位真正具有影響力的劇作者。

Protes 和 *Bukan Bunuh Diri* 出現以後，人們對現代劇的信心開始動搖，對現代劇的價值與藝術感到懷疑。有人把這種戲劇稱爲「鬧劇」。話雖如此，*Disman* 所寫的 *Ana* 仍然獲得一九七六年度最佳戲劇獎。

現代劇的後起之秀是 *Johan Jaafar* 和 *Hatta Azad Khan*。前者是年輕劇作者群中最具代表性的一位，後者所寫的 *Mayat* 曾榮獲語文出版局所主辦的馬來戲劇創作比賽的次獎。

Johan Jaafar 深受印尼劇作家 *Arifin C. Noer* 的影響，尤其是 *Angin Kering* 一劇，更受到深刻的影響。*Angin Kering* 揚發了人性的弱點，人類不敢面對現實的結果，只有生活在痛苦的夢幻中。劇中人夢想着幸福與奢侈的生活，但因不敢面對所遭遇的困難，只好在夢幻中尋求空洞虛無的生活，這就是七十年代的人類通病之一。

／Johan Jaafar 著・陳鴻洲譯

乾風

《Angin Kering》

地點：任何地方

時間：任何時候

人物：巴大尼、瑪大尼、鄰居、富翁、太太、奴僕、美女、博學者、聲音。

JOH
JA

主人釣／都市的夏天

第二齣

一

巴大尼：水已漲至膝蓋！犁和水牛！唷！好舒服呀！啊！水牛工作這麼起勁！繼續吧，水牛！
瑪大尼：這是神恩！這是神恩！感謝上蒼！感謝上蒼！您是至高無上者！

鄰居：我幾乎完成了一半的工作！今天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的農田一定會有收穫！
巴大尼：看！看！我播下的稻種已經發芽啦！已經發芽啦！啊啊！

瑪大尼：小心，不要踏壞了稻苗，不要踏壞我的稻苗！

巴大尼：我的稻禾會長得很茂盛！

鄰居：水牛！休息吧！休息吧！太陽已昇至中天！記住，休息是你辛苦勞動後所應得的享受，等會兒再做吧！

巴大尼：嘩！雖然太陽已高在中天，我不會感到疲勞！我工作時從來不會感到疲勞的！

瑪大尼：喲！看呀！誰在那邊僂偻着背在散播稻種！哪！在那邊！青年人在互相追逐着，少女們在陌上奔跑！不要跑得太快！不要！不要！哪！我不是說過了嗎？你跌倒了！
啊！怪可憐的！（大笑）

巴大尼：你爲甚麼笑？

瑪大尼：少女的紗籠被劃破了！追逐她的少男羞得不敢抬起頭來！

鄰居：我們還有甚麼計劃？

巴大尼：非常多！非常多！可是，我們已準備好如何去面對它！

鄰居：即使是水災？

巴大尼：即使是水災！

鄰居：即使是螃蟹？

巴大尼：即使是螃蟹、鳥類和害蟲等！我們都已作好準備！你們儘管來吧！我們會擊退你們的！

瑪大尼：可是，只有一件我們尚未準備？

巴大尼：只有一件？

瑪大尼：是的！那位富翁會來催收欠款！

巴大尼：我們擊敗他！把所有的農民動員起來！大家站起來，一起向前進！擊敗我們的敵人！我們會全力反抗他，直到流完最後一滴血！我們要擊跨一切！

瑪大尼：可是，如何去擊敗他們呢？

巴大尼：（心灰意冷的樣子）我也不曉得！

二

太太：早晚下不停的雨！水要氾濫了！

奴僕：雨會停的！

太太：但願如此！

博學者：誰都這樣想！但沒有人可以阻止上蒼的意志！

奴僕：又是你？

博學者：任何地方都有我的影子！

太太：誰？

博學者：是我！你不須認識我！

太太：你侵犯這個地方！

博學者：你跟別人一樣愚蠢！

太太：你還是快點走吧！我會叫我丈夫來！

博學者：叫吧！叫甚麼人都行！我要來就來，要走就走！

太太：你在恐嚇我？

博學者：你應該害怕自己！

太太：奴僕！敲起糾察鐘來！敲起緊急鐘來！我們的警鈴因為電流中斷而損壞了！告訴大家有人侵犯官殿！

奴僕：到處是水！到處是水！

博學者：這是你所祈求的水，從天上降下來的雨水！你可以盡情地喝它！接受它！

奴僕：可是水在氾濫！所有的地區都將沉沒！高高的樹木只剩下頂端的部份！

博學者：水可以洗掉你的罪過！水可以把一切洗掉！

太：水災！水災！

奴僕：救命！救命！

三

巴大尼：但願我們的農田有收穫！這是在年前不會想到會發生之事。但願我們的穀倉盛滿稻穀。這樣多的稻穀對我們是一種恩惠！

瑪大尼：可是我們有很多的工作要做！

鄰居：下去吧！下田去整理！

（他們踏入稻田和整理稻禾）

巴大尼：完成了！

鄰居：稻禾長大時必須把水弄掉！

巴大尼：把水閘的門打開！

（他們把水閘的門打開）

鄰居：除掉螃蟹！螃蟹會咬斷我們的稻桿！

巴大尼：踏死螃蟹！

（他們踏死螃蟹）

鄰居：看！害蟲！喲！這麼大的害蟲，牠們在咬稻禾的葉子！

巴大尼：除掉害蟲！撲殺害蟲！

鄰居：解決了！

巴大尼：還有甚麼？

鄰居：看吧！我們的稻禾長大了，它開始長出稻蕙來啦！看吧！我們的稻禾越來越大了！

青綠的葉子開始變成金黃色！啊！它的稻桿向下垂，向下垂！看吧！

瑪大尼：喲！放眼望去，一片金黃的顏色！金光燦爛，有如美麗的黃金一樣！啊！多美呀！

巴大尼：鳥！鳥！吃穀的鳥兒成群結隊而來！

鄰居：驅逐牠們！不要讓牠們摧毀了我們的稻穀！快！驅逐牠們！

巴大尼：呵！呵呵！

瑪大尼：呵！呵呵！

鄰居：呵！呵呵！

巴大尼：老鼠！老鼠！看吧！老鼠來襲擊了！

瑪大尼：找找看！把牠們踏死！燒掉牠們！

（他們尋找老鼠）

鄰居：時候到了！我們可以割稻了！

巴大尼：我們來舉行一個儀式，現在就開始！

（他們割稻）

太太：喲！一堆堆的稻穀！我好幸福呀！我好幸福呀！

四

富翁：炸掉水閘！炸掉水閘！不然的話，水會繼續高漲！快把它炸掉！叫水利局的人來炸掉那個水閘！快！

奴僕：可是，先生！

富翁：快！

奴僕：可是，如果炸掉水閘，山背後的稻田都會遭殃！

富翁：別管他那麼多！別管他那麼多！

奴僕：可是，先生！

富翁：沒有可是這個字！馬上執行你的任務！

奴僕：可是，這些農夫，先生！

富翁：管他呢！別管發生甚麼事，一個農夫的生命能值多少錢？

奴僕：可是，先生！

富翁：你不要再拖延執行我的命令！你要知道，你是我的第二十二位奴僕！不要逼我找第二十三位奴僕！

奴僕：可是，先生！如果水閘被炸掉，水會氾濫農田，會浸壞稻穀和淹死農民！

富翁：別管這麼多！

奴僕：可是，我的家庭，先生，還有您的農民，他們都住在那邊！

富翁：你的家庭在那邊？啊！太過份了！可是，不必擔憂！他們死去之後，我會賠償你一大筆的損失！每名死者兩千元！快點執行我的命令！

（奴僕經過）

太太：我的先生，我的先生呀！

富翁：奇怪！只下一次雨，氾濫的水有如下了一年的雨！這是甚麼意思？

太太：這樣下去怎麼辦呢？水會繼續上漲，我擔憂我們這座宮殿也會淹沒！

富翁：不必擔憂！我已聯絡水利灌溉局，要他們炸掉水閘！我也向水警發出求救的訊號，要他們隨時準備保護我們！而且，我也聯絡了 *Nicholson and Son* 公司，要他們運大水管來，把這裏的水抽掉！一切的事都會順利解決，不必擔憂！我的寶貝！

（奴僕匆匆進來）

奴僕：先生！先生！

富翁：你帶來壞消息？

奴僕：是的，壞消息，先生！水利灌溉局也被大水淹沒了。

富翁：怎麼辦呢？我看我們還是自己炸掉水閘吧！

太太：我們？

富翁：不是我們，是他！（指着奴僕）你去炸吧！從七八二號房裏取出炸藥來！我收藏着它以應付特殊之需，好吧！現在就去！

奴僕：由我來炸毀它？

富翁：是的！

五

美女：（唱歌）

上蒼開始吹起他的氣
向着我的鼻子和肺部
我有如氣候地站在
兩個河流的交叉處

奴僕：你又唱歌？

美女：（唱歌）

夜晚來臨似以往的寂寞
爲我帶來愛的毀滅
這是與生俱來的寂寞
因爲我時常獨個兒擁枕而眠

奴僕：你又唱歌！

美女：又是你！

美女：唱歌是我的嗜好！

奴僕：唱吧唱到夜晚來臨！唱吧唱到黎明出現！

美女：我的法令取消了？

奴僕：沒有！可是唱吧！最低限度你的歌聲使我覺悟到我的存在！

美女：你有煩惱？

奴僕：苦！苦！實在苦呀！

美女：你在哭泣！

奴僕：我的確是在哭泣！

美女：爲甚麼？

奴僕：你的問題只有增加我的煩惱！

美女：你手中拿着甚麼？

奴僕：偉大的死亡！

美女：偉大的死亡！

奴僕：爲新生一代寫下最悽慘的歷史！

美女：好吧！我將扯下他們的生活！我將使他們斷氣！我將殺死他們！我將看着狼藉的屍體，腐臭而將被流水衝走的屍體！而且我會流着眼淚大笑！爲甚麼不呢？因爲在水

上漂浮的屍體當中，也有我父母的屍體！

美女：你殘忍！

奴僕：殘忍！每個人都是殘忍的！

美女：可是你將殺害你的父母親！地獄將是你所應得的酬報！

奴僕：這就是上蒼的意旨！

美女：這也是上蒼的意旨？

奴僕：大概是吧！那是命運！

美女：你無知！

奴僕：我是在執行上蒼的命令！

美女：我有時也給弄傻了，真的！我曾經站在一塊大石頭上，我可以看到很遠的地方！

奴僕：你看到甚麼？

美女：我自己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在我的左邊是貧瘠、佈滿塵埃的田地，太陽毫不留情地把它強烈的光線照視在地面上。在我的右邊是到處狂流的大水，所有的地方都氾

濫起來。我只看到塔的尖端，工廠和旅館的頂層也漲滿了水。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左邊是乾燥炎熱，右邊是大水氾濫！

奴僕：你很怪，你的眼光也很怪！

美女：我時常看到奇奇怪怪的事物！有時我看到在炎陽下、農民赤裸着身體在跳舞。他們盡情地歡樂，雖然他們的舌頭乾燥，他們的身體被烈日曬得如刀割一般地疼痛。我也看到在我右邊浸滿了水的塔頂上，仍有人類在發號施令。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奴僕：我也不知道！

美女：我給弄得傻了！聽！

奴僕：甚麼？

美女：我又聽到他們！

奴僕：誰？

美女：那些農民！

奴僕：爲甚麼？

美女：他們又在歡唱！

奴僕：可是我甚麼也沒有聽到！

美女：我聽得很清楚！我聽得很清楚！

奴僕：你聽到甚麼？你看到甚麼？

美女：他們繼續在歡唱！啊！看那貢莫樂隊在伴奏着。啊！塵埃向上飛揚！好熱呀！可是他們繼續在歡唱！雖然他們的皮膚出現裂痕、滴滴的鮮血從裂痕中流出來。啊！看吧！他們赤裸着身體！他們繼續在乾燥與光禿的土地上歡樂！啊！（四顧一下）

奴僕：爲甚麼？

美女：他們正在享受我所夢寐以求的東西！

奴僕：甚麼東西？

美女：性！

奴僕：我必須離開！

美女：到那兒去？

奴僕：我要告訴農民離開那個地方！

美女：你的努力會失敗！

奴僕：我必須離開！

美女：可是那個水閘？可是當農民離開那個地方以後……

奴僕：我會把它炸掉！當那些農民離開以後！

美女：你有同情心！

奴僕：你的讚美比我的主人的一千次讚美更有意義！我現在必須即刻離開！

（經過）

美女：（唱歌）

晚風在吹

自山的頂端

乾風吹得我身體發汗

奏起沒有傷感情調的曲子

六

巴大尼：我們的穀倉裝滿了稻穀嗎？

鄰居：裝滿了，先生！

巴大尼：多少個穀倉？

鄰居：七十個，先生！

巴大尼：七十個？很好！找一名管理穀倉的財政來，最好是一位經濟學家！有學位者最好！他必須懂得處理穀粒進支的眼目！

鄰居：我會去設法，先生！

巴大尼：找一名年輕、身體強壯、沒有戴眼鏡者！最好是沒有結過婚的！

鄰居：好的，先生！

巴大尼：還有，我幾名穀倉看守員，退伍軍人給予優先權。可是紀錄要良好、身體要強壯，懂得武術者應優先錄用！

鄰居：好的，先生！

巴大尼：人多一些沒有關係！這樣可以為逐漸增加的失業人士提供就業機會！

鄰居：沒問題，先生！

巴大尼：還有，找一位好的市場經理員！馬上行動，不得耽誤時間！他必須有機警的頭腦，懂得把握機會，最好是一位擁有銷售市場學位者、而且有五年的服務經驗！

鄰居：好的，先生！

巴大尼：叫他們建造工人宿舍！盡快刊登招標啓事！可是，必須給予士著優先權！還有聘請一位合格的醫生來照顧工人的健康！最好是本地大學畢業出來的！同時也找一位巫師，驅除妖魔鬼怪，以使工人獲得安寧的生活！

鄰居：是的，先生！

巴大尼：哦！對了！不要忘記爲我建造一座七層高的樓宇。請外國繪測師來設計。屋子的形狀是圓形的，屋頂是塔型的，牆壁用玻璃鑲成，用英國製造的瓦，傢俬是與衆不同者！

鄰居：我會去進行的，先生！

巴大尼：其他的你都知道，是嗎？

鄰居：是的，先生！廣場上要種植阿根廷的幼草！

巴大尼：很好！

鄰居：還有就是墨西哥的仙人掌！

巴大尼：很好！

鄰居：台灣的磚塊！

巴大尼：對！

鄰居：客廳呢！先生？

巴大尼：用阿富汗的地氈！瑞士的傢俬！美國的燈架！還有瑞典的裸女畫！

鄰居：我會照辦，先生！

巴大尼：還有，不要忘了飯廳！湯匙和叉子必須是意大利入口的！

鄰居：裝飾方面呢？達文西的繪畫、米蓋朗基羅、和雷諾亞的畫也不少！當然也不要忘了畢加索！價錢方面不必擔憂！我所擁有財富足以使我買下一個國家！

鄰居：其他的呢？

巴大尼：你想看看，在慈善事業方面應該做些甚麼？

鄰居：捐助公益，先生！

巴大尼：不是捐助，而是誠心的賜予！賜予女童軍、紅十字會、幼童軍……

鄰居：本地的社團，先生！

巴大尼：對！不要忘掉本地的社團。

鄰居：佈施方面呢，先生？

巴大尼：這也重要！建造回教堂一定要捐助，即使建造基督教堂和廟宇也可以考慮。佈施窮人更不可吝嗇。把我們的錢倒出來，好讓歷史記載我是馬來西亞第一位佈施最多的人物！

鄰居：還有甚麼，先生！

巴大尼：不要忘了邀請電視台和報館記者出席我的佈施與捐款儀式；這不是宣傳，這是一種紀錄而已！

鄰居：其他的呢，先生？

巴大尼：還有一項就是賜封勳銜，我的太太呢？（瑪大尼進來）現在我正式封你為富翁之妻，名號是 Radin Perca Bertahan Emas Manikam Berseri di Ubun-Ubun。

鄰居：（擊鼓）嘒！嘒！

巴大尼：你！我正式封你為富翁的助手，名號是 Memanda Bertam Sekumpulan Sang Kaya Tulipak-jiuk！至於我本人呢，我是世界上最富有之人，封號是 Sang Kaya Suara Pendita Malim Baru Berbuih Mulut 又名 Maharaja Lebuk 別號是 Sang Kaya。

（奴僕氣喘呼呼地走進來，並表示驚奇的樣子）

瑪大尼：啊！我的孩子！

巴大尼：來吧！來跟我們共享歡樂！這種歡樂是我們所共有！

奴僕：可是，可是……

巴大尼：沒有「可是」這個字，一切都屬於我們的！盡情地享受我們的成果吧！大家聽着！我封我的兒子為 Radim Kirana Lembu Berpalis Mata，乳名……

奴僕：呵！

巴大尼：呵！

鄰居：（擊鼓）嘖！嘖！

巴大尼：現在我們一起吃晚飯！看！多豐富的晚餐！我們現在就開始吧！

（他們吃飯）

鄰居：我從來沒有吃過這麼豐富的晚餐！通常我的食物是一些臭豆、辣椒和「咨拉煎」而已！

奴僕：平常我只吃槍魚吧了，這一類晚餐非常豐富！

巴大尼：吃吧！吃到大家一個飽！

（博學者進來）

博學者：人類就是這麼平凡，這是上蒼的欲願！誰都不能責怪他！你看看上蒼對人類的態度！愚蠢的人承認自己聰明，貧窮的人承認自己富有，敦固喜歡用誇張的名詞來表現自己的自負。不知道他從甚麼地方找來這些名詞，可是，由他去吧！由他去吧！這就是人類！人類的本事就是利用難懂的字眼來解釋簡單的事情，以表示自己的聰明！最嚴重的是窮人嘴裏說是在吃豐富美味的食物，其實所吃的是他自己的糞便！

巴大尼

瑪大尼：嗨（同時）

七

太太：啊！水！水！水繼續在高漲！水正在淹沒我們的宮殿：第二層樓已經漲水了！我們的客廳已遭破壞！水不停地漲！

富翁：我們該怎麼辦呢？這麼多的下人都跑到那兒去呢？

太太：他們都被水溺死了！自昨晚上開始，他們的屋子都被大水淹沒了！

富翁：我命令他去炸毀水閘的那位下人跑到那兒去了？

太太：他到現在還沒有回來！

富翁：嘖！他到那兒去呢？他被水淹死了吧？

太：水很大，他可能死了！

富翁：可是那座水閘！誰將炸掉那座水閘？

太：所有的人都不見了，只剩下我們兩位！

富翁：不！我不能屈服於大水的淫威下！嘖！我的富裕舉世無雙！我的金錢很多！我要以我的財富跟大水決鬥！

太：可是，怎麼一個決鬥法？

富翁：（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我自己也不曉得！

太：還是等死吧！啊！我們的死將會轟動的！我們不是希望着國家爲我們的死亡而哭泣嗎？我們不是要英勇地死嗎？我們的屍體跟着國旗被人抬着走！我們的葬禮會由廣播電台、電視台以及其他大眾媒介加以傳播出來！

富翁：一路來我們所作的貢獻成泡影！我們爲國獻身、爲國服務的精神將是白費的，我們會死得很轟動！我們的屍身不能被大水沖走，不能被鯊魚吞進肚子裏去！將來歷史會記載，我們的勳銜被人發現在鯊魚的肚子裏！

太：多可怕呀！

富翁：可是我不要死！我不要這麼早就死掉！將來誰來繼承我們的財富呢？我們沒有兒女！你比沙漠更貧瘠！我現在不要死！

（想走過去）

太：你要到那兒去？

富翁：我要採取行動！

（走過）

太：先生！我的先生！

八

滴滴落下的雨水
是在毫無察覺下

自人類心靈創傷處
流出來的鮮血

(富翁進來)

富翁：你的聲音很動人！很甜美！

美女：你稱讚我！

富翁：鳥兒爲你的聲音感到無地自容！

美女：你的讚美只是暫時的，不是永久的讚美！

富翁：請相信吧！你的聲音可以使一座山崩塌下來！

美女：你又在讚美！

富翁：你可以用你的聲音來建立和毀滅一個信心！

美女：(唱歌)

如果我唱歌不是爲着你

我的歌唱也不是爲着我

富翁：水停止流動了！鳥兒也因爲你的歌聲而暈倒！樹木爲你低頭，所有禽類因爲驚嘆你的歌聲而停止一切活動！

美女：你讚美我太多了！

富翁：你是上蒼爲人類所創造的真正的娛樂品！

美女：我只是在娛樂我自己的心而已！

富翁：可是別人也因此而獲得快樂！

美女：你究竟是誰呢？

富翁：我代表一切！財富就是我！權力就是我！榮譽也是我！

美女：你到底是誰？

富翁：大富翁！

美女：大富翁？

富翁：大富翁！

美女：不是你的別名？

富翁：大富翁就是我的真名！大富翁是我的稱號！大富翁是我的別名！

美女：你太福氣了！

富翁：福氣？

美女：而且也太幸福！

富翁：這不是我的！只有這一個！

美女：爲甚麼？

富翁：沒有人知道！我自己也不知道！

美女：可是財富就是人類的第三個上帝！你富有！你可以擁有一切，包括幸福！

富翁：這個我得不到，只有這一個！

美女：我會成爲富翁！

富翁：忘掉你的夢想吧！

美女：爲甚麼？

富翁：忘掉它吧！

美女：我曾經夢想生活在一間寬大美麗的屋子裏，我滿身珠光寶氣，愉快地享受我所擁有的榮華富貴，我只要拍一次掌，就有許多宮女捧着各色各樣的食物進來，我愉快地

享用它……

富翁：你在做白日夢！

美女：可是！對！這只是夢想而已！當我察覺到我仍在這裏時，我感到萬二分的傷心！站在一塊石頭上，觀看着我左右的歡樂與悲哀！

富翁：你沒有幸福？

美女：完全沒有！而且是相反的！

富翁：可是，我看你很幸福！

美女：你視而不見！

富翁：（視望）那是甚麼聲音？

美女：聲音？

富翁：我聽到歡呼聲！我聽到優美的音樂聲！

美女：盛會！

富翁：盛會！誰在舉行盛會？在甚麼地方！

美女：那些農民！每天我都聽到和看到！

富翁：我的農民！

美女：他們在貧瘠的土地上歡樂！他們仍在荒蕪的土地上歡樂！他們在炎熱的陽光下歡樂！

富翁：噢！他們欺騙我！每次我向他們討債時，他們總是苦苦地哀求我展期還債。原來他們在我的背後歡樂！

美女：你的眼睛不夠銳敏，你看不到我所看到的東西！

富翁：你看到甚麼？

美女：他們正在割切自己身上的肉當飯吃！

富翁：我必須到那邊去！

美女：最好不要去！

富翁：爲甚麼不能去？

美女：因爲沒有人想進地獄，如果他不是被迫進入地獄！

富翁：可是我必須到那邊去！

美女：不要！

富翁：你必須去！

美女：你想去的話，我跟你去吧！



風聲

／辛棄文輯

陶詩新析

（論述／郝毅民）

歷來評說陶潛詩作的文字雖繁，但郝毅民這本書卻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論析。作者專業精神分析，熟讀佛洛依德學說，現以之論析陶詩，像兩塊東方與西方的美玉並置，而發出一道絢麗的新光彩。作者在紐約這樣的一個現代都會，選擇了田園詩人陶淵明來引發他的思維泉源，寫下了書中的九篇文字。喜愛陶詩的讀者讀罷當能進一步悟窺陶淵明永恆的心靈。（蕉風文叢，蕉風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八月，廿四開，一〇八頁，馬幣三元）

左手人詩輯（詩頁）

左手人（黃遠雄）是我們詩壇的「獨行的人」，詩作自有他獨具的清麗顏色，放彩在風沙與城市之間。他寫詩十多年，這卷詩頁「左手人詩輯」是他作品中的廿六片葉。（人間詩刊之四，人間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八月，馬幣四角）

憤怒的回顧

（論述／溫任平編）

溫任平編的「憤怒的回顧」是霹靂天狼星詩社的一本「馬華現代文學

二十一週年紀念專冊」。編者借用了英國作家約翰·歐斯本的书名，以誌其心態。除了五篇論述文字外，本書還收錄鄭良樹、姚拓、王潤華、宋子衡等十人關於馬華文學的談話，以及該詩社的一份記事表。（天狼星出版社，一九八〇年六月，卅二開，一百五十頁，馬幣四元）

橡膠樹（詩集 王潤華）

王潤華的第四本詩集「橡膠樹」，是一卷刻意走向鄉土的作品。作者四年來以草木瓜果、鳥禽風物為表志對象，寫下了集中的四十首詩。（五月詩社文叢之四，新加坡：泛亞文化事業公司出版 [4, Oxley Road, Singapore 0923] · 一九八〇年三月，卅二開，七十二頁，星幣三元）





□本期的戲劇專題，介紹面已推廣至英國、中國、印度、澳洲與法國戲劇與劇作家。我們的土壤與溪流，不是泰山與江河，如果我們不開放寬容，則視野永遠只停駐在固定圓周內的洞天。

□陳蝶在她的散文中說：「我們要定位，要拿出東西來，要推翻一大片空白，不再浪漫江湖，寥落無歸。」是塵埃落定後的自覺，值得許多人省思。

□砂勝越作者張貴興負笈台北後，二年來在海那邊發表了六篇小說，他最近被那兒的年度短篇小說選編者季季譽為「想像力極強，很能掌握故事情節的進展和烘托；從而在作品中表現亦步亦趨的情緒將張力。他的文字駕馭能力也很好；已能視題材、人物之不同而選用不同風格的文字。……他潛力深厚，是……值得注意的新人。」張貴興的小說「伏虎」獲得台北第二屆時報小說類選優等獎。我們選刊了他的小說「狂人之日」，讀者自可從中探窺作者近期小說的風貌。

□我們高興看到本地作者在國外被重視；我們並無意在某個作者「紅」了之後才來突出他。對我們來說，只要是創作態度誠懇的好作品，無論作者身在何處，不管作者屬於甚麼派或甚麼社，我們都願意將作品傳達給讀者，正如孔子所說，「君子和而不同」。蕉風不是廟堂，而是讀者與作者間的橋樑。至於是獨木橋或甚麼橋，那則要讀者作者才能公正褒貶了。

□而作為編者的最大樂趣是，有這麼一群作者與讀者與我們在一起。讀作與作者期待編者編出美好的內容來，編者與讀者關心作者如何妙筆生花，作者與編者也關注讀者閱讀他們推呈出來的東西後有甚麼反應。我們希望在這樣的互相關懷與期待中，為文學拓展豐盛的境域。

□蕉風文叢新書——郝毅民的「陶詩新析」，是作者「居紐約，讀陶詩」的心得。這本書八月內出版，每冊三元，歡迎讀者郵購。

蕉風文叢2種

歡迎郵購



流放集

／劉放雜文集

劉放是詩人，也是社會學博士，他的雜文兼有詩人的敏銳觀察與社會學者的科學研究心得，諷世勸世兩者皆備，有獨白也有傳統，有機智也有睿智，明志而致遠。『流放集』收入他多年來的發表在蕉風學報的專欄文學與雜文，寫作時間從「流放」海外到任教南大，可謂一個詩人直面社會的思路歷程。好讀雜文者讀畢此書當會不亦痛哉快哉。

黑

／小黑小說集

誰說我們沒有小說？誰說我們沒有用心寫小說的人？小黑默默地寫了十多年的短篇小說，已樹立了他個人獨特的面貌與風格，更重要的是，他寫的是道道地地的現代馬華文學。『黑』是他的第一本短篇結集。你可以看到他如何突破傳統與現代的重圍脫穎而出。

（每冊連郵馬幣二元五角）

蕉風月刊長期訂閱辦法

- 『蕉風』月刊每冊馬幣一元正，長期訂閱半年（六期）六元，全年（十二期）十二元。
- 馬、星、汶長期訂戶郵費一律免付。其他國外訂戶郵費另計。
- 為避免遺失，請將訂費換成 Postal Order 或 Money Order 或支票。
- 請將訂費連同下列表格（如不願剪下，可自製）寄至：Syarikat Edcoms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蕉風月刊訂閱單			
姓 名	中文		英文
地 址			
訂 閱 期 數	自	期起至	期止共 期
訂 費			

蕉風月刊

閱 訂 就 在 現

蕉風月刊出版至今已廿餘年，很少有一份像蕉風這樣能在文化沙漠生存那麼久而不「執笠」的純文學刊物。（但我們無須引悠久歷史為榮，因為「老招牌」如果沒有「新朝氣」，則只能呈現暮氣）我們支持了那麼久，還有意志與勇氣繼續「活」下去，現在希望作者讀者也能表現愛護蕉風的精神，寄最好的作品給蕉風之外，也能訂閱蕉風，自己訂閱，訂贈親友，同時介紹別人訂閱。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BULANAN CHAO FOON

ISSN 0126-6608 KDN 0142/80

\$1.00 senaskah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Ajen Penjual: Syarikat Edcom,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Tal: 772455, 772551, 772769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3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24,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425764